



巴縣志

全函
十七卷

ル 5
1503
8



1503
8

1503
8

巴縣志卷十三 藝文



重修梁灘橋記

李初復

梁灘鄉名也橋何以同名而竝著哉蓋行邁必經之地有溪界乎其中而磐石成灘此橋之名所起而鄉乃因橋而得名也雖載在郡志而橋則截然中斷不知傾自何年水涸時倚磐石橫寄獨木於坑坎之上活潑動盪行者兢兢恐墜稍漲卽非灘

下涉水不可而波濤衝激利害非輕至自夏徂秋
震號萬狀遠近咸視爲畏途焉康熙六十一年鄉
人倡義補修可謂善矣不謂方畢而圯徒增太息
余之歸里卽圯之明年也欲踵前功而苦於歲歉
越四年始謀於衆幸鄉老同心爭先趨赴遂於丁
未之春經營伊始考其碑碣則頽敗之速不止近
今也明季重修亦逾年而圯惟張君之創建肇自
成化傾八洞於崇禎之末其閒屹然無恙者百三
十餘年偉哉非經始之善何能持久若是乃議者

謂張君創造之堅所以能久其規制過高所以久
而終圯此時堅可師高不可法何也水無常性猝
然而漲樹木俱下與其以片石危橋爲中流砥柱
何如較前稍低使莫遏之勢浮逾於橋之爲愈乎
嗚呼吾有感矣金人銘曰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
也故下之斯言豈爲今日橋言之也而一若爲今
日橋言之矣然則天下又何事不當善自裁抑以
爲持久之道耶議定工興四月旣望乃告厥成父
老攜酒酬酢共慶坦途竝以余與有漙心送觴不

置余謝曰是役也募資者若而人王全兩姓附近
 勤事汪鄧二老不辭勞非諸公不至此余特借手
 觀成耳何敢貪為已力也旋推余子為文勒石余
 曰此自余經歷之事非小子所及知因援筆而為
 之記余為誰里人李初復也

重修報國寺碑記

周開曆

報國寺之初建也其時未詳康熙二十年八旂兵
 平逆凱旋駐此重葺之歷今五十餘載又就摧落
 雍正九年舊住持參雲師飛錫重來以宏願力結

檀施緣撒敝宇而聿新之佛像鐘鼓以逮門徑厠
 垣花木竹石無一非其心手所經營而弟子一菴
 佐之莊嚴妙好大眾稱歎予遠游踰年歸而瞻禮
 師以記見屬為書其要畧俾後有考云師名融祥
 一菴名玄寧乾隆二年丁巳秋七月

滇行日記

將樂 劉 慈 康成邑人

巴蜀滇黔俱古百濮地而永寧所與蘭州為土司
 宣撫使奢崇明窟穴東南山曰紅巖高百丈四望
 嶄然與所城相距一里而近通鑑紀事載紅巖與

天台水脚婁石牛酸草等七國素稱天險是也明天啟元年崇明反總督朱燮元討平之改土設流官至今爲西南沃壤而奢酋子孫存者幾人哉元梁王巴匝刺瓦爾密據雲南洪武十四年命賴川侯傅友德征之分遣都督郭英等由四川永寧趨烏撒萬曆二十七年征播酋楊應龍蜀撫王繼光命副總兵曹希彬一軍北由永寧緝麻入俱此地也永寧所俗曰川城屬川南道對岸永寧縣屬貴州威寧府土人稱貴城二城相距僅百步一水閒

之石橋跨水如虹而川貴兩邑權稅吏倚爲龍斷商賈無乃重困乎此水俗名清水河古名水東一名界首水經注云出寧州南廣郡南廣縣縣故犍爲屬縣也疑卽此雍正元年夏五月壬午予束裝往雲南府馬二匹僕一人自永寧縣東門起行五里鎮南橋小山筆立招提隱隱林木中曰眞武山十里乾溪鋪石路隨小溪逶迤馬上遙見石壁四五低昂合沓黑質而白章皴皴處似藍田叔大斧劈其陰小岫凸起累佛頭兩崖峙處石筍三峰娟

娟縞帶色又畫家所未有也溪上諸山如獅如象如盂如乳如蛇行如鳥斯翼如層波起伏五里錢石坎未至數百步怪石十百如林高丈餘黝黑瘦漏離立牙槎類枯木浮查經水火而枝葉脫落李太尉平泉莊中未必有此仰矚俯睇心神躍躍欲動土人以錢石坎名之千載無賞奇者袁山崧云山水有靈亦當驚知已於千古斯言洵不虛也五里大灣五里滴水舖以巖名舖旁天臺山峻嶒千尺卽奢酋天臺寨也東里許穿山洞溪水洑流二

門逕數里土人常遊其中惜予迫行役未一覩宿此癸未大雨竟日不果行甲申十里落窩直下如入井底故名山根水田漠漠新禾如綫宛然故鄉風景舊置石關今毀按明修撰楊太史慎謫雲南有題魚鳧關及永寧諸賢送至魚鳧關讌別趙龍巖僉憲諸詩關當在永寧普市聞詢土人無知者自此二里頭梁二梁三里回回背圍人云崎嶇陟峻不可行趨小徑七八里山石如螺如筍藤蘿冒之里許雙水井合大路五里貓兒關四里普市唐

蘭州也尋毛在古井記碑不可得按洪武二十二年以永寧路木案山當滇貴要衝置普市守禦工戶所後廢奢崇明之亂羅乾象督兵破蘭州焚去鳳樓埽其巢奢酋狼狽走卽此是日路石縱橫詰曲多馬蹄痕或大倍之將至壁如鹽溪上小峰頗秀出宿此乙酉冒雨行路旁石筍數峰山根穿穴如新月斜立半里二山高峙如門五里普市下店橋圯緣溪多洞穴垂鍾乳似普陀巖登坡俗名狗腳三灣竟日雨不止路石經雨燦然五色文或如雪浪如枯枝如裂冰如胡麻而大如葡萄而小糺縵如雲氣回旋如波濤遍體沾濕對此不覺欣慰二里古銅廠舊掘銅處四里新添舖五里石關一名擦耳巖永寧畢節二縣分界未至半里路在石壁閒俯臨深壑行人惴惴疑關以此名百步石稜稜如薄雲側立數重半里陂陀俱亂石年久銳老剉平者頰圻以泥濘馬足崩奔若箕較棧道險倍蓰矣五里一碗水按水西苗老虎殺土酋奢寅奔至一碗水乞降卽此七里黑泥哨下坡路左大穴

深叵測牛馬一墜不可取行人慎焉三里逕山丫
巨石四五如斧劈形白巖高十餘丈一峙山腰一
臨路屈曲竦特餘若侍衛然巖下多穿穴甚者如
列門三里許摩尼四山波立此村宛在水中央矣
按摩尼明置驛丞千戶所後俱廢自黑尼哨至此
石逕殘缺欹危又南行最險者據鞍鞅掌人馬俱
困宿此丙戌小雨數百步石城周半里茅屋三椽
四望多菽花半里廟坡以山顛廟名八里漏風丫
七里楊柳灣多巖如塗堊雪山關絕頂平可數丈

建大亭旁一小刹登高立馬可遊目騁懷值犬霧
彌天如坐瓮中關東西十五里磴面雍水決狼牙
張捷下陟峭馬緣坳逶迤行蹙蹙顛躓如小船經
巨浪中舍馬而步攝衣杖策扶持牽挽始得達明
何將軍卿有功於黔楊太史雪關謠雪山關雪風
起十二月斷行旅露爲箐冰爲臺馬毛縮鳥鳴哀
將軍不重來西路何時開山根石城舊赤虺衛虺
俗作水明初都督郭英攻赤水河雨久暴漲夜半
濟生擒元阿克指蠻正統十四年苗賊攻赤虺城

都司張詳死之俱此地衛以赤虺河名河出芒部
至四川合江縣入江城周四五里雉堞斷續隱隱
屯兵設衛古人立法詳慎今丘墟矣把總駐防堞
虺水音相近而譌駱賓王破蒙儉露布云俗帶白
狼人習貪殘之性河淪赤虺川多風雨之妖可駭
也明貴州提學吳國倫詩萬里赤虺河山深毒霧
多遙疑驅象馬直欲搗岷峨筏趁飛流下檣穿怒
石過勸郎今莫渡不止爲風波友人李知山專詩
下盡層巒問渡舟巾揮未已汗仍流山城倒挂如

將墮旅館高懸不易投煙火尙交蠻部落開關曾
挫漢貔貅行人到此堪垂淚畧喜鄉音近敘州兩
岸居人百家土瘠少素封者氣候常熱多蒼蠅宿
此丁亥大雨霧四塞直上高山舖十里如登雲御
風不知其險十里清水舖五里泥窪小山數十如
灰堆四里石門堡路旁多紫竹三里三牌坊羣山
似束筍叢立十里白巖巖高數丈橫倍之生成列
幅如傳粉安得顛張醉素持如椽筆取古驚人語
大書於上爲西南巨觀耶相傳明楊太史留題已

漫滅一佳字塗朱可識宿此戊子八里環秀橋二
 里黃泥舖五里阿落密吳提學阿落密詩鼓子花
 開六月寒烏丸稻熟且加飧南人新解巴歛曲荻
 管聲聲蜀道難滇人未盡蜀人過車馬如繩奈坎
 軻若以相逢非故舊三杯同買聽蠻歌小山祠廟
 重重水田環之四望巖巒頗佳路旁大柳一株垂
 絲丈餘臨風拂水嫵娜可愛五里小汛舖百總駐
 防五里大哨五里小哨又名相見坡二哨置山顛
 壑間之黔撫軍濟南田公雲相見坡蠻謠上山守

角西復東下山花開一箐紅半滑半乾石當路乍
 晴乍雨笠搖風千櫛纏腰布裏頭猿啼鷓叫四山
 秋下來千尺商訛道放固麥啖阿交飲酒好自由奈
 此翻漿白汗何趕場大弄日不停梭歹雞後嶺望
 前嶺雅務不好難行小坡愁大坡唇下蘆鳴月下跳搖
 鈴一隊女妖嬈阿蒙父阿亭母門前立裏翁人來
 路不遙以蠻語為蠻謠郝參軍固善戲也三里丫
 口望山巔立石如人三里孫家舖宿此已丑走小
 路大道經層臺驛迂遠十餘里故也楊太史層臺

驛詩陡坡千百級破店兩三家濕竈薪無焰燒田
飯有沙疲人宵泣血猛虎晝磨牙行路難如此羈
愁一倍加又吳提學詩野潦奔鳴石逕斜疎林殘
日見田家編籬半護邛王竹築塢新開望帝花荒
徼萬山迷蜀道遠人重譯問京華故鄉斷絕愁如
許何處風高急暮笳可知其險矣上土山五里雨
後甚難登陟五里母猪箐石路險峻多林木回望
峭壁重重巖洞谿衍五里冷水河六里金銀山五
里毛票坪頗寬敞兩山立如屏路由中出五里笆

折坪多泥濘牛馬踏成坎如木梯橫地中七里入
峽逕磽确容一騎三里迎賓舖宿此庚寅十里觀
音橋十里木稀關以山名其下響水河懸瀑數十
仞聲如雷數百步畢節縣縣乃大方播州蘭州烏
撒交通處元八番順元宣慰司明畢節衛康熙二
十六年竝赤水衛爲縣權商稅天啟二年貴州土
目安邦彥反總督朱燮元命蜀兵臨畢節扼其交
通四裔之路又都司楊明廷兵清與中軍陳坤死
之俱此地也覓諸葛武侯碑施昱畢節兵備道題

名碑不可得五里大屯自笆折坪至此計五十里
左右山似翠濤萬頃滾滾不斷至大屯更如穎出
囊矣聞山半雲峰寺甚佳霧掩不可見三里曬魚
關三里豐樂舖五里清水塘五里長冲舖宿此辛
卯入峽沿溪多刺竹上土山至鴉關十里頗高險
五里白家哨五里高舖樹多松連峰不斷如屏十
里木瓜冲明正統元年以木瓜長官司同麻嚮太
華二司割屬金筑安撫司卽此遙望四山俱裸獾
部落竹籬茅舍有漢人風八里撒喇溪三里新屯

宿此壬辰周泥站元至順元年四川省臣埒出脫
帖木兒等擊烏蒙土官祿余阿奴阿答敗之於此
五里太平橋五里七星關關城面山據水頗雄壯
石坊鐮黔服雄關字又漢諸葛武侯祀七星處而
石碣云山似七星故名把總駐防國初流賊李定
國等扼險拒我師吳三桂自水西潛渡擊其後定
國等潰敗卽此直下二里七星橋跨盤江水急如
箭舊用鐵鎖兩岸石鼻緯以板應踵起伏行旅懼
惴今嵌木成橋逕丈餘縱十之似青龍偃仰波中

橋底支撐筍叢斜覆瓦成康莊矣楊太史記畧二
狂谿狼谷危磴懸巖兩嶽夾峙而有木千尋過涉
以無舟夏潦秋霖鼓洪濤於樹杪浮丘沈陸阻行
李於荒塗在天半空去地千尺星梁斗柱指銀漢
以橫陳雪浪雲濤拖玉虹而曲抱可謂善狀其險
也橋側建大士祠多巖穴鑄勝天津字百步青石
曲盤穿漏鑄萃靈字登山二里峭壁巉巖石筍一
峰臨路側七里七里溝五里平山舖白巖如毘盧
冠五里平山峭三十里閒小松立如人低昂者十
三四或橫生枝葉如蒼虬偃蹇連蝨地中他處未
有宿此癸巳下坡望羣山如獅如虎氣象雄奇五
里五道水五里野馬川深峽高巖洞穴幽邃溪水
曲折如凸凹夾溪田疇數里路旁高塚石碣鐫萬
人墳兩旁題云名利關頭三尺土乾坤窩裏一家
人按塚記戰士塚有二一在太和縣龍尾關東一
在趙州西二十五里考資治通鑑天寶十載劍南
節度使鮮于仲通率兵八萬討閣羅鳳大敗於瀘
南進軍西洱河與戰士卒死者六萬人十三載侍

御史劍南留後李苾將軍七萬擊南詔閣羅鳳誘之深入至太和城糧盡引還蠻追擊全軍皆沒按西洱河太和城在趙尾關趙州此或瀘南敗後閣羅鳳築京觀處抑他人瘞骨哀丘也百步四善橋五里乾河橋覓郭子章野馬川乾河橋碑土人無知者五里烏蒙舖畢節縣威寧府分界初至見四山偪側巖壑參差過村一二里閒峭壁高百丈直如斤削黝黑而黃白文錯數峰石筍似兒孫依倚洞穴多石鍾乳垂結如小山或岡巒屈曲重累而

老樹盤擎無不概雲拒日誠堪抗奇廬霍視飛來妙高二峰直培塿爾而僻在鬼方拄頰相對者幾人哉五里水坡此十里過峽登山林木茂密猱獼閒出爲患行人有戒心五里黃土坡久雨踐成坳有淖五里黑章千總駐防按通鑑紀事明洪武十五年遣使諭傳友德沐英曰雲南士卒旣艱食不宜分屯止於赤水畢節七星關各置一衛黑章之南瓦店之北中置一衛今赤水畢節歸并爲縣而此地與七星關二衛俱廢七里忝家店三里忝家

灣宿此甲午上五里坡大霧四塞雨後泥滑難行
五里冷水溝五里丫巴山五里歇涼亭里許小山
如米顛潑墨四里水塘鋪百總駐防四里山石如
筆如几如人坐而俯一里銀廠溝以銀坑名居人
數十家經火盡灰燼矣一名天生橋溪水透山出
漉漉有聲路高險山巖迴環合沓志云有石梁懸
亘高十餘丈長里許僅容一人須魚貫而進往來
相值則不得前行者舉煙以示信矣五里旱蓮花
羣山肖蓮萼故名支峰蔓壑離離蔚蔚似萬頃波

濤雲中起伏浮青凝碧勢欲滔天子過此口占絕
句云近侵眉曉遠連空一片青青氣鬱葱立馬試
從高處望亂山如浪在風中其南三峰竝峙如筆
閣里許路傍巨石三嶽奇歷落直畫家大斧劈矣
九里瓦店站百總駐防山閒石似人端拱衣袖翼
如連日多陰雨路如犁按名勝志烏撒上值天井
之宿故多雨諺曰烏撒天常披氈三日不雨是神
仙楊太史詩搖扇纔經赤水日披氈忽逢烏撒天
眼見溼雲且未霽足躡弱泥殊不前天時人事莽

牢落鄉夢客愁空糾纏古來路難寧有此楊朱阮
籍徒潛然又易見黃河清難逢烏撒晴非虛也是
夜宿此乙未雨五里橫水塘五里乾堰塘土人以
木桶負水於背五里檜木林五里石子口五里五
里坡十里四舖十里頓子坎石路崎嶇詰曲如胡
桃核形驥足猶顛仆矣十里火燒舖舖前後山石
挺出多奇致二十里二舖十里石牛口石林立詭
狀不可名十里威寧府權商稅府城周數里土著
商賈千餘家置都督府威寧本巴凡兀姑地山林

險阻環以重海開闢來不通中國者幾千百年自
元至元中置軍民總管府洪武初改烏撒軍民府
十五年增置烏撒衛國朝平安酋置威寧府至今
爲滇黔衝要得形勝矣明傅友德征雲安築烏撒
城破元右丞實卜及芒部土酋於此洪武十一年
斬馬都督以安諸獯宣慰司靄翠妻奢香因請除
貴州赤水烏撒道立龍場九驛以達蜀安酋靄翠
後也地與烏蒙鎮雄土司相犬牙四圍多獯獯種
人南望滇境不百里而蜀客入東川郡反於茲假

道每月五市帙首跣足椎結衣羶芻之徒往往充塞衢路形勝志云岡阜盤旋海田平遠西南扼要之區非誣也嘗見宦滇黔者言美地多蠻豈以若輩騃愚易肆吞噬耶然歸我版圖供我賦役皆赤子也而忍殘賊若此父母也歟哉郭北一里許湧珠泉泉噴起如珠春初雨雹壞稼甚夥總制高公其倬捐俸發粟賑濟黔民無轉溝壑者是日宿此威寧地冷夏夜擁綿楊太史烏撒寒所謂雪爲林冰爲谷脫火龍髯縮金烏足也丙申二里大海子

踰嶺乾海子二海平如掌延袤互二百餘里於草宜不利五穀一望青青未了土人芻牧處馬多倣儻權奇大宛渥洼不過也覩此始悟古人青海牧馬語十五里望城坡坡頂石如巖如壑如峰巒秀出甚者似猛獸奇鬼猙獰可畏過山丫一石如人抱膝背屏風坐首領直椎髻卷然四五里連三坡山巔石如人立而望十里飛來石半里地衝決亂草枯查橫樹閒土人云中起蛟陸地水數尺壤田廬將十里十日前事也五里腰站四里銅廠河

五里太平子五里火潮舖名頗奇五里紅巖以色
名居人墻以木貫穿連絡似城墉自太平至紅巖
多松樹高枝直幹大者數十圍堪棟梁用若偃仰
曲盤供耳目玩賞者鮮矣三里盡頭舖宿此丁酉
五里黑泥坡陰雨久多淖聯大木爲橋棧丫牙腐
爛不可行土人負米用草囊毛毯兩耳卓然上
坡五里黃土坂馬足進寸退尺五里沙石舖下山
五里石路高險欹危宿可渡橋側頗熱多蒼蠅貴
州雲南分界溪東田塍鱗次威寧府官莊也戊戌

五里可渡橋橋長五六丈累巨木成瓦以板形勢
不如七星而波濤悍急過之盤江茲水所注也重
巖列素屏最高處鐫水流雲在字及楊太史蘭谷
引於石兩岸城垣舊可渡關今北登山十里水塘
舖野水灤洄衝激數里行水聲中俗名二十四道
脚不乾楊太史老鴉林謠老鴉林水塘舖夷寇劫
商斷行路人不行蔓草荒官道變爲蛇虺場此地
舊如成公曲隄矣五里上龍山坡至木瓜哨居人
覆屋多用松皮五里懶板橈五里新添舖五里周

福橋五里老鴉林十五里儻塘驛設驛丞大雨竟
日宿此已亥溪水汎濫深數尺木橋成漂梗矣留
一日庚子水小退騎馬亂流而過十里馬鞍山山
高峻多黃土下山五里舊堡子十里陡山坡似馬
鞍而險半之五里通南舖遇友人巴州學正曾九
雅州學正大兄動雲南鄉試分校歸立談數語而
別五里石丫口把總駐防十五里來賓舖沿路俱
松樹土人伐大者薪其幹以枝埋田閒出兩端而
焚之枝燼田肥火耕遺意也餘小松遍山似稚女
髮初覆額娟娟可愛路左大山如梭高二三里長
十之童突少峰巒山半雉堞隱隱下土知府安於
蕃窟穴五里觀音堂十五里十里舖十里舊霑益
州游擊駐所權商稅明天啟五年烏撒土目安効
良攻霑益宣撫使沙源等血戰五日破走之卽此
自來賓舖至此頗平遠似中州而厥土赤埴墳宿
州郭楊太史詩古跡碧鷄金馬畏途水箐雲關春
迎滇陽勝境雪送貴竹殘山州與黔犬牙相錯處
也辛卯傾盆雨連宵橋斷信宿於此城內三聖宮

紫柏二株高不盈丈盤拏團圞古幹似龍蛇因阻
水得遊賞壬寅不五里紅橋鋪長松夾路馬蕭蕭
鳴松風中十八里母猪山聞清晨虎食人二里板
橋五里高坡頂二十里永安鋪居人盡回子二十
里炎方驛以山名設驛丞楊太史詩漢家舊是炎
方驛元代譌稱火忽都玉斧無端分爨爨金甌何
事污羌胡登高身屬殷胥靡作賦誰誇楚大夫羸
馬敝裘償路債嵐煙瘴霧了詩通明土苗安効良
叛糾水蘭二苗入犯土舍吾必奎堅守以老賊叅
將表善乘閒夾擊大敗之卽此石城今圯數百步
置虎圈架大木如棺十五里來遠鋪宿此癸卯十
五里松韶關有小石城楊太史弔中丞孫松山詩
京兆推孫寶郇瑕得知螢才教烽火靜已見謗書
盈夢斷瓊瑰水魂歸貫索城故山聞笛處松壑動
悲聲吟之惻然十五里遵化鋪一望苦菽燕麥青
青萬頃隨風動搖一里路側梅一株圍數尺輪囷
拘糾而枝童突相傳數百年物十餘里十里鋪十
五里煙堆哨未至里許右顧村舍近百家古松林

驛頗迂遠行者趨捷徑矣三里九龍山山下九龍井泉九出故名古廟三重溪水湍悍如沸多亂石難行四里大哨口里許路旁石碣鐫此係毒水飲之傷生昔廣州貪泉隱之酌而終不易心此水恐傳者過矣田撫軍詩一竇沄沄碧沼連直從石壁弄潺湲世情不欲多饒舌拚得山腰飲啞泉東望川坦海子波光如練十二里霑益州又名交水按曲靖府志勝交水下流五十里爲交河合盤江螭溪二水而名又十里交水垣其地爲平蠻鄉與鬼步水合阿幢橋在其處滇程記載交水川平可走輪蹄阿幢橋有大道達曲靖府號三叉路是也石城逕一里煙火數千家先摩勒部酋蒙提居此名易陬龍城後大理國高護軍據之元置交水縣屬霑益明併入州天啟三年築交水城移平彝衛所官軍守之順治四年流賊入滇此地屠戮殆盡元公孫輔亂後傷懷詩驅馬霑益州南望滇海頭向來繁華地變滅如浮漚迥不見人煙但見河水流青山宛然在風景何蕭颯郡縣生荆棘汗萊翳田

疇夜聽豺虎號晝見麇鹿游羣鳥集戰壘野燐飛
林丘灼灼道旁花只爲行者愁可見昆明劫火不
自今始矣是夜宿此甲辰貲馬住一日乙巳出城
城外望海子長六十里逕三二路旁西平書院池
臺亭榭林木蔚然十里新橋塘十里石板河十里
三岔舖居人數百家十甲茶亭舖列肆市食物十
里壘水舖明安邦彥叛圍普安安南都司李天祥
救之賊將羅應奎僞降誘至壘水舖伏發全軍皆
沒卽此三里木坊南寧縣馬龍州分界七里大海
哨十里黑泥哨十里馬龍州唐沒於蠻撒匡爨刺
居之後有盤瓠裔納垢部逐舊蠻而有其地至羅
苴內附於元置納垢千戶所至元中改今名州側
有舊城宿此志勝引滇畧云土人交易借貸以木
刻爲信析而藏之然亦有爨字按州有阿毗者納
垢酋後換爨字形如蝌蚪二年始成字母一千八
百四十號躉出爨人遵用爲法書州南義象塚安
酋叛陶土司禦之象忽衝賊壘乘之而捷象中毒
弩死土人德之至今春秋猶祭掃云丙午百步雙

橋十里大哨五里小哨五里蛇橋灣十里黃土坡
五里白塢舖山後石如楚支離瘦削多姿石筍數
峰更傑出數日夾路盡童山見此耳目一新五里
杪羅灣路旁松一株高丈餘枝葉團團蔭一畝遠
望疑榕偏視始識蒼髯龍鱗也十里下板橋十里
獅子口甚雨溪漲水濁如黃河十里關下上山五
里小關索嶺蠻呼父爲索黔有大關索嶺故此名
小按嶺路明初開洪武十五年遣使諭傅友德沐
英曰關索嶺非古道古道又在西北當以大軍蹂
之開此道以接普定卽芒部酋長可盡獲是也青
石踐久如鏡不可騎嶺上神廟爲制府蔣公陳錫
撫軍甘公國璧重建首關索俗傳漢壽亭侯子次
漢壽亭侯次大覺亭最後武鄉侯俱以象祀極威
儀楊太史詩千年廟貌猶生氣三國英雄此世家
門外銅人馬各二甚古雅疑非近代物而鐫詩馬
項斯人亦大好事矣路旁石碣鐫漢武侯平南會
盟於此按史亮盟南人於木密卽此旁古松一株
高數丈磊砢樛突相傳武侯手植累石築周垣南

人以爲甘棠也予過此題四絕句云碧嶺迢遙細
雨閒如油石逕費躋攀登高忽見疎林外一片春
波是遠山蠻荒萬里數烽煙諸葛尋盟詎偶然椎
結酋豪齊拜舞不將高嶺隔南天霜皮黛色枝樛
曲劫火昆明不記秋老向道旁人莫笑曾依名士
見風流松柏參差影碧池亭侯父子卧龍祠南人
醜酒懷明德鐵柱還兼墮淚碑下山三里易隆驛
屬尋甸州古木密守禦所本盤瓠裔納垢孫易販
地元末置易隆百戶後改通泉縣有城頗寬大洪

武初築卽木密也今廢把總駐防易隆驛南中通
衢築城山脚以扼要也王公設險其可忽諸是日
宿此丁未將一里路旁茂林山高數百丈雲氣纏
繞土人云多藥草神仙采掇八里八里舖二十二
里果子園五里牌樓哨小溪曲折如圖太極五里
黑泥哨五里河口大雨十里牛街五里猴街土人
丑日申日趁墟故名五里大山哨夾路土山如峽
山峽望嘉利澤俗名楊林海子周遭百餘里綠樹
浮波水光如綫扁舟六七微茫煙露中沿岸多居

人或圃或稼或牧牛馬路側九鼎山山下海潮寺
茶花一株高丈餘逕二三尺古幹磊砢惜予來非
時不獲見千枝爛漫紅也前茶菴供大士像坡下
石峽石亭臺頗幽潔前刺史建今已拉攤如北夏
門矣道旁石碣鐫毒水如前噫此地毒水何多也
其然耶四里墳如石亭田邊多棕樹山坡浮圖名
望海埕八里土主山五里楊林驛古楊林縣今廢
設驛丞昔枳氏車氏斗氏麼氏四種蠻居此縣東
門內有石如羊元立羊林千戶所明楊林所有城

周四里頗蕃衍屬嵩明州治漢時築臺盟蠻故曰
嵩盟成化中改今名宿此明處士蘭廷瑞廷秀廷
俊賈東晦皆縣人能詩廷瑞信天翁詩荷錢苻帶
綠江空唼鯉含鱗淺草中波上魚鷹貪未飽何曾
餓死信天翁冬夜詩枕上詩成喜不勝起尋筆硯
旋呼鐙銀瓶取盡梅花水已被霜風凍作冰楊太
史詩云蘭叟和光卧白雲賈生東晦把清芬何人
爲續嵇康傳題作楊林兩隱君今城中喧闐盡闐
闐名士風流盡矣離市半里有蘭廷秀墓六月戊

申大雨八里八里舖五里小哨十里大哨五里長
板舖四里石碣鑄昆明縣界一里橫水塘五里左
衛哨五里分水嶺五里帽兒哨五里觀音堂五里
板橋山石叢立如羊肚而多皺皺餘亦清瘦可喜
近村半里更如披麻兼斧劈可入畫苑矣然夾路
亂石甚頑鈍豈一隅地而秉氣固分清濁滇程記
載驛亭題壁詩滇海盈盈一水遙解鞍明日問歸
橈還如謝朓宣城路南浦新林過板橋楊林驛至
此田多龜坼得雨始栽種子竟日披氊衣揚鞭風

雨中亦快然也大霧彌漫四望無所見然自入霏
益州路頗平坦而山少佳者此霧恐爲山靈藏拙
耳宿此已酉深溝塘五里鵠鵠哨五里放馬橋五
里十里舖又名金馬關以金馬山名水經注云蜻
蛉縣禺同山山神有金馬碧雞光景儵忽民多見
之按滇畧神窾古東天竺阿育王長子名福邦逐
神馬至此土人立廟以祀昔漢宣帝遣王褒祀金
馬卽此左思蜀都賦金馬騁光而絕影碧雞倏忽
而耀儀然漫衍如小岡烏足勞遠使也馬上望羣

山如屏而滇海茫茫白浪浮天史記索隱所謂源廣末狹有似倒流洵不誣也五里歸化寺甚巍峩五里龍王廟雲南置斥埃自此始十里一汛其常也村落聯亘者十五里或至二十里最近者五里地隣諸蠻防劫畧也其名哨者或曰以哨探名或曰當諸蠻梗化時行人必十百爲羣放哨而後過曰哨仍舊名也五里金汁河引盤龍江水灌田數萬畝河口置閘旱則蓄澇則洩民以食爲天曰金汁貴之也一日金陵河與銀稜河並稱蒙段時隄

上植黃花故名元平章賽天赤開濬五里重關權商稅嗟嗟乎爲關以禦暴也凡商於滇者陸路數千里三閱月始得至其牛馬負戴工役之直無論矣所經多高山大壑危橋密箐瘴煙毒霧之區往往虎豹熊羆封豕長蛇諸惡物與土彝醜類閒出爲患不疾病死亡者幾人哉而自永寧所永寧縣畢節縣威寧府舊霑益州雲南會城處處權稅一物六稅稅每逾物價通商惠賈之道不宜有此留心民瘼者毋忽諸五里雲南府城城周三十餘里

煙火數萬家環山阻海控制百蠻誠西南一大都會也自莊躋常額通滇黔加以唐蒙司馬相如王阜司馬遷韓說之徒先武功而後文教亦駸駸乎與中嬖源美矣而數千年來漢有苴蘭侯棟蠶雍闓之變晉有李叡毛詵五苓彝之變唐有楊承顛閣羅鳳王嗟顛之變宋有田宗範之變元有東爨舍利畏蛇節祿奈之變明有阿資莽應裏楊應龍安邦彥之變國朝有沙定洲安坤龍吉兆之變治日恒少而亂日恒多何哉蓋以天遠地偏林箐深阻蠻性喜讎殺而樂災禍故也嘗合永寧至雲南計之其形勢扼要城邑則永寧霑益而畢節威寧爲最關隘則烏蒙黑章而雪山易隆爲最津梁則可渡而赤水七星爲最然百蠻之順逆視地勢之險夷而滇黔之安危又視百蠻之治亂幸而有諸葛武侯韋皋張喬之賢固可撥亂而反治不幸而遇張審素鮮于仲通張虔陀之貪濞又何難去安而就危可見治亂安危之源不在百蠻而在官茲土者不可不慎也

悟音石洞碑

在寶蓋寺殿後

潞安太守李為棟察宸邑人

悟音不字之處子釋家所謂鄔婆斯迦也姓陳氏父母黨皆巨族幼遭不造欲效緹縈所為不可得遂入桑門比計薙髮授無垢衣年甫盈盈二十有二耳性聰慧能悟三緣六入生平施濟修建之功皆不足為悟難獨其守戒精嚴持心堅定以苾芻之體生泥中蓮花六十年而一塵不染超然白足世未數數覩也使負此願力不為巾幗而為鬚眉不為禪障浮屠而為忠臣孝子豈非天地正氣宇宙完人乎歲癸丑六月悟音已六十有二一旦離殼漏子端然坐化彌數月面如生肌膚未朽惟目瞑氣絕而已有高僧見之謂其已得真印可以象教也好事者遂傳為活佛鑿塔供之遠近來觀者咸瞻仰焉夫以慈婉裙釵生而披緇執錫以腐臭皮囊死而全真葆粹其於幸不幸何如也入塔後更立塔碑或丐予文以誌異予曰非異也譬之太璞未彫精金百煉雖埋土礫而英光不滅千載錚錚蓋性定則形完理固有之人亦宜然又何疑於

錚蓋性定則形完理固有之人亦宜然又何疑於

悟音哉予恐後之覽者驚以為異故不復深拒而為之誌

朱邑侯德政碑

李為棟

邑侯為

天子牧民者也其與民最親則民之見德亦易然而深恩洽於遠民頌聲作於初政如廉范守蜀未逾年而民歌五袴史冊殊寥寥焉今

等天子簡賢任能澄清吏治各上憲登明選公殷然以推轂人才為急務而姑蘇朱公迺得捧印綬來

吾邑夫吾邑之號難治也久矣三江衝要五方雜處且疆界寥廓幾數百里民情不能周知庶政不無闕畧故其與民反疎而民之見德恒難公甫下車即杜苞苴警玩愒清廉自矢恩威兼濟小民觀聽者已喁喁然竊謂數十年乃見此神明父母矣及越數月而撫字彌殷精勤如故邇者運糧西藏之役民納背夫公廉得其弊竇嚴禁蠹漁而里胥不得肆其侵蝕小民樂於輸將一言而錫蒼生福此之謂與若夫民間訟獄隨准隨結自辰至申牒

訴倥傯交集於前左右咸爲公勞而公之精神益
勵被鞫者愈不得匿其情蓋其詰問也如鑑之照
其判斷也如衡之平盈庭聚訟片言可折愚者驚
曰公何燭我隱曲懦者喜曰公幸拯我顛危卽一
二詭桀者流加以委曲勸諭慷慨評論亦凜然於
公之不可欺而法之不可犯無不感泣階下者卽
如吾鄉梁灘離城百里聲教殊難驟及自公下車
而親承化導翻然悛悔者若而人卽聞風感悟不
覺鬻隙冰消者亦若而事吁是豈易得此於民哉
慨自邑宰之難也柔則養奸憤則滋弊固已而赫
赫者復失之猛察察者又隣於苛此良吏之難倍
甚於才吏也若公之中介而外濫行峻而氣和敷
政寧人悉以真心相流貫殆所謂不近名而近名
者乎魯論日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公甫蒞任
數月而興利除弊困者皆安頑者胥化亦旣煥然
一新倘由是而期年將駸駸乎政簡刑措俗臻無
訟戶慶安堵矣吾邑亦何修而受福於公乃爾哉
夫處與民易疎之勢而公之恩洽遠民如此故以

難於見德之民而頌聲之作於初政亦如此上感
下應理有固然然則公之宰吾邑也詎非叔度再
來而吾民所以懽欣揚扈者不猶之五袴興歌乎
吾邑地僻俗魯素不諛第感之切而喜之深且幸
將來之食德永艾也故不禁踴躍稱述之且欲勒
貞珉以垂奕禩俾後之覽者知懿德有同好而廉
吏大可爲焉其裨於人心風俗非淺鮮矣區區頌
祝云乎哉雖然斯言也當不僅吾鄉人誌之而已
也

多子山慈雲寺記

李爲棟

余縉雲山人也郡乘所載名勝地復有所謂慈雲
者山去縉雲幾百里而分距上下遙相迢遞庚申
清明余過凡水山僧攀遊迺自走馬岡逶迤十里
至山足羣巒疊嶂疑無寺然及度嶺穿谷則有蒼
松夾道青藹虬盤溪澗自巔下激聲響錚鏦與松
簧協應偶憩息其間已神志俱清頓忘塵事旁有
古碣拂苔諦視爲有明閣學王春石先生題留蓋
與縉雲所紀竝垂奕禩也翌日攝屐登前峰見煙

霞雲樹綠野青疇錦官行旅肩輿負戴慨然嘆蠅
頭塵網宦海風波心爲形役日逐夢鄉亦安知咫
尺雲天別有此逍遙曠境耶留山中二日凡幽邃
奇險之處無不遍歷夜則月挂樹梢寒輝映碧伏
枕而聽濤聲鶴唳清楚淒涼恍夢入羅浮與偃佺
彭篋吹簫和曲晨鐘一擊遂反華胥輿人頻催匆
匆將別山僧丐余曰荒山自前明閣部王公去後
鮮有題贈山之形勝漫無可徵信來茲者請爲文
記之余諾歸數日猶髣髴其清况與山靈相晤對
因記其山右爲慈雲寺明季僧智卓與其徒慧仙
所重建舊制菴堂凡三十餘所今僅存三菴廊房
二十餘楹尙宏濶爽塏推叢林最觀幽曠與縉雲
等宜郡乘竝載之惟老樹千章爲名山垂蔭勿剪
勿伐是所望於里中善士者

游華瑩山記

周開豐

華瑩山去郡城西三日程佛書記普賢大士庚寅
春初治裝往游以初八日渡內江宿磨子溪夜大
雨及明雨止初十日天霽至晏家埧始入箐山骨

皴裂喬木陰翳仰而視之惟見碎天溪水潺潺咽
於危橋細棧之下時逗微風濛濛浪縠乃知風姨
機杼正不亞於天孫也苔翠濕衣尤多南竺子紅
纍纍如珊瑚珠幽秀撩人遠勝前此風味矣暮抵
秦家厰大寒謂是山深自爾天明啟戶則銀色世
界不異峩眉於是偕老僕拖竹杖出入瑤山琪樹
閒巾履皆白叢樹深林古藤糾結或如老龍或如
盤蛇或穹起而如橋或驚拏而忽掣青苔延緣於
上樹枝有已折者苔鬚以一綫綴之數點雪花因

隙來附最愜人意然後游興大暢焉山甚高自晨
逮禺中乃畢登入寺禮佛則盜劫而僧逃蓋郡邑
之內禁令之下常有聲焉荒山孤寺寧待言哉假
使泥佛可用亦不知何時舍身爲贈矣嗟夫嗟夫
登樓而望雪光晃漾沁骨裂背咫尺之外皆重霧
不啻洪濛未開時天寒寺寂客不能留相率而下
稍聞此山亦有聖燈及南堂佳勝不復去暮抵前
宿家擁爐茗話一夜大雨明晨束裝自負杜鵑花
數樹三宿而反天乃大晴是行也道可四百數十

里往返七日得詩六首

體仁會緣起 乾隆五年

周開豐

人與我非漠不相關者也故博濟雖聖人猶病而立達則人有同情善乎聖人近譬之說簡而切約而精也蓋近譬則人已無閒彼此可通卽不必損己益人而此心不刻况士苟存心利物於人必有所濟正不至虛談道學而行同揚子也周禮六行任恤在焉顧用之當否何如耳二氏之宮極力並嚴已囊不足且呼將伯而親故艱難視如秦越又

其甚者趨貢於勢要之門消散於淫佚之地但有人焉向之稱貸則面赤迅謝惟恐去之不速噫世風至此尙有體仁者之心行強恕之事以利濟爲懷者哉而諸君子慨然興起以爲人有緩急思濟同然量己之力體仁之事何不可爲者因各捐已貲創舉斯會每月人各一金歸公營運三年合本息而計之共若干金擇會中公謹才幹者司其總而衆佐之來告者優卹以去顧念善事多端財力有限汎爲之知不能繼乃謀擇其外可周人急而

內可紓已力者先試行之將來大裕則又加焉噫
世風不可問久矣諸君子乃慨然興起矧茲善事
是不亦仁心爲質而有當於近譬之旨乎乃諸君
子方歉歉不自滿而思得一大善長者彌綸世界
之缺而已會附之是雖諸君子樂善之盛心然人
人而濟元有不能但得此會永永相續創始者勉
圖厥終繼起者益弘其緒則惠亦溥矣大善長者
可作是想亦不必作是想也

敦義堂施櫬碑記

周開豐

夫生有所養死有所歸此人情之大凡也而略爲
之掩醜爲之埋尤仁政之急務乃人之困極無告
者其生也已無所養又安望其死有所歸是以好
義行仁者恒懷惻隱生則有藥餌之施死卽有棺
槨之恤凡以補造物有漏之因消亡者不瞑之恨
甚盛舉也吾郡地當孔道人滿堪憂而其中有所
謂困極無告死無所歸者更纍纍不乏於是兩江
秦楚及吾鄉樂善義士某某等同心翕慮爲施櫬
之舉於朝天觀內建敦義堂鳩工治器務求堅整

有羈孤病死者坊隣來告察實便給行之數年所濟多多矣今復虞所暨者寡而力薄不能持久也每人更捐泉布力裕者二十緡次或十五緡十二三緡以至四五緡不以數拘各隨其量聚而出貸於人照例取息以備工料竝置市廛一區防其不繼庶乎源遠流長不致爲善之無終矣嗟乎世道之薄久矣利相就而害引避生存且然况死者乎故舊親屬且然况不知姓名異鄉告斃者乎古今同轍遐邇一致夫孰從而救正之吾郡向建體仁堂於江之北二十餘載所費不貲所給無數聲聞遠被今諸君又起而力行之其美善與體仁相望而竝隆是何好義行仁者之衆而德不孤若此也隱而天道顯而王章皆藉此以補偏而救弊爲功孰大焉予愧無能助因來請而記其本末俾有所考而垂於無窮至諸君姓字與所捐金錢之數各項條規另具碑刻

體仁堂碑記

乾隆六年

郡守

李厚望

嘗讀禮至埋鬻掩骼之文未始不歎行仁多術而

茲亦其體仁之一端也程伊川云一命之士苟存
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獨怪世之矜言利濟者
於共見共聞足以致聲稱獵名譽不惜傾囊橐攘
臂仔肩至聽睹不及不難隔膜視之人亦無從施
其責備此風俗之偷也渝郡地處下游爲三江總
匯河流迅激春漲舟沉民人遭厄梗漂萍浮所在
多有痼疾念切者盡然傷之乾隆辛酉歲邑貢士
韓帝簡倡爲義舉捐貲建會一時人士鼓舞贊襄
田宅孳生用贍經費購覓江北隙地爲漏澤招募
淳謹輩厚其廩給旦暮周覽河干昇榘斂瘞無令
下飽魚鼈上觸星光甚盛舉也邑令縷詳上達展
卷之餘欣喜逾望深幸其有合於禮經之旨且符
乎周文澤枯之意行見祥風善氣洋溢幽關於以
仰副

聖天子化民成俗之治匪淺歟矣因亟爲之記俾勝事
有成并爲都人士勸焉

育嬰堂碑記

乾隆十
二年

巡撫

紀山

渝州舊無育嬰堂有之自乾隆十一年始今

聖天子子惠黎庶加意幼孤京師有育嬰堂之設
頒匾賜金宣諭中外設法奉行癸亥歲予奉

簡命來撫全川早夜兢兢惟恐一夫不獲有負封疆之
重任而貽父老子弟羞故蒞任以來利興廢舉恣
意詢求惟育嬰堂善政蜀中竟無有行之者爰帖
下各府州明白曉諭而渝州乃川東劇郡生齒日
繁更不可缺茲據川東道陳緯前護川東道宋諤
知府林興泗知縣張松署縣劉桐詳稱於郡城之
東隅置廢宅一區繕葺爲堂以居棄嬰各文武紳
士商民共捐銀若干兩爲修堂及嬰兒乳哺衣藥
之費不足又將所餘生息以濟之旣又慮有司不
暇躬親委之胥吏多乾沒名存實亡廉得邑中貢
生張宗蔚韓帝簡樂善人也俾董其事一切出入
惟謹毫無所私自設堂以來不一年而所收棄嬰
數十餘口各遂其生無一病殤者其成效較然可
覩如此予竊惟育嬰之名上古未見然攷王制幼
而無父者有常餼月令仲春養幼少存諸孤是其
事固無異於今茲之所行也周禮大司徒以保息

六養萬民曰首茲幼康成鄭氏引越語謂如子產
三人與之母二人與之餼是亦臆度古法云爾我
國家承平日久邊徼外悉貢悉臣都邑城郭窮鄉僻
壤無不瓦屋鱗次人語喧呶其生齒之盛可知矣
而遺孤棄嬰

聖主猶殷殷咨嗟於上羣吏經畫措置於下必使之得
所而後安者此子輿氏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
忍人之政是卽周禮王制之遺意不僅與越國君
臣止圖生聚者可同年而語也事竣府州縣以斯
堂置建之由不可無記以垂永久予喜斯舉之起
溝壑而登衽席得代天養民之意不辭固陋以記
其事俾知

國家好生保赤之恩無往不周而凡我川中父母斯
民者咸聞風而興起庶有厚望焉是爲記

龍潭橋記

陳永澤

霖蒼邑人

橋名龍潭從其地也余嘗愛斯溪之幽或仰而觀
山俯而聽泉流連其際核所爲龍潭者而碑碣闕
焉進里人而問之有指溪岸石狀如龍首告余者

有謂溪下有小潭淵渟邃窅與大江龍灣塘相通故名者斯二說也其殆近之昔人云今信可傳何妨自我作古而余因之有感矣夫橋不必其踵千萬人也溪不必其懸巖截壁而潭亦無取乎千尋萬仞之深士君子抱舟楫之材擅濟川之用苟可以拯厲揭登坦夷此亦出困亨屯發邇見遠之一端寧必通津衝衢始爲利涉則是雖不必其口踵千萬人又烏止一鄉一里之蹇然哉溯斯橋創自前明萬曆重修於

國朝吾鄉先達熊劉二公今復爲春水領圯一遇溪漲而居朝陽以東者不得出處東山之西者不能入縱欲編竹以渡亂流恐蹈滅頂濡首之凶幸熊氏亂孫踴躍倡首鳩工庀材尤得同里諸君喜施樂善不彌旬而斯橋落成旬序於余余久悼斯溪先輩石勒之徒有姓字也因爲之紀其顛末顏其額曰龍潭橋所謂水不在深有龍則靈俾名橋雄峙鬼神爲之呵護庶天地與同悠久也夫

雲臺寺僧通惺捐租施棺碑記

邑令

王爾鑑

熊峰

余每有事於華蓋道經紫霞山雲臺寺輒信宿焉
寺僧通惺率其徒跽而請曰僧奉佛法行慈悲教
航之慈也以渡燈之明也以照俾世無苦海無暗
途竊有志於斯雖博濟爲難而隨分可舉環雲臺
皆山也巖棲穴處者盛世不無貧窶豐年亦有餓
夫天地之憾也生無食死無木者暴骸爲慘僧自
卓錫茲寺舊租若干石比來雨暘時若年穀順成
僧以浣衲嚼菜儉存之資復治田租若干石供寺

衆糲衣齋飯外歲有餘粒願捐市斗穀若干石買
木給貧死無棺者歲以爲常用行佛慈意恐日久
弟子弛法奸人剝利漸泯初念難永後圖乞賜一
言勒石以昭示來茲余慨然曰此司民牧者之責
也僧迺以西來意行之乎王政首旻獨岐澤渥枯
骨禮有掩骼埋胔之文漢有廣漢射聲之惠厥風
古矣渝城紳商捐建體仁敦義二堂施棺掩屍風
猶近古而外此無聞焉每歎牧民者豐而衣食精
而器玩縱而飲晏博劇有老弱填溝壑絕不一念

及奢以淫志不暇爲也有儉而衣食嗇而出納肥而囊橐爲子孫田舍計計算錙銖無遺策雖目覩填溝壑露骸骨者漠不動念吝以堅心不肯爲也其在鄉里豪富病奢病吝不識嫻睦任恤之大義者又何可勝數哉噫僧可以風矣爰爲之記竝繫以歌其辭曰雲臺古寺環山谷山谷僻壤多荒獨生枵腹死缺木烏鴉啄腸虎噬肉舊鬼煩冤新鬼哭聿誰聽之額弗願有僧有僧捐租穀穀易木屍無暴海有慈航暗有燭慰厥子孫佐司牧僧乎僧乎真佛子造真福婆子丹巖可企足

重修重慶府學泮池記

龍爲霖

自宋紹興閒詔天下郡縣皆立學於是重慶分置府縣兩學宮而府學之泮池名尤著蓋其形勢大成又有蠓泉暗注其閒一泓清幽四時不竭非人力所能爲也前壬寅癸卯閒邑侯河南周公仁舉種蓮池內柵以木而丹蘄之每夏秋芙蕖亭亭檻朱水碧余經此未嘗不低徊賞玩也不十年檻傾砌圯逮乾隆三年余宦遊歸但見隆然穢積甚且

架屋而居任其垢污曾莫之問撫今追昔感慨係之夫佛老之教廢倫常傷風化宜在所擯黜者而隨在梵宇仙宮靡不輝煌蠲潔備極尊崇獨我

至聖先師妥侑之地竟遭污穢至於如此歐陽子云致治之盛衰視乎學校之興廢設學而不冀人才之興起則已苟期士子澡行浴德刮垢磨光而黌序之前先自爾爾譬如使人入溷園而飾儀容坐塗炭而整衣冠有是理耶幸逢前邑侯烏程張公兌和留心古蹟勘清污穢方議興修而擢遷合州牧

以去接任邑侯盧氏王公爾鑑加意人文力荷其事又會學師王君師隲余君樂天均樂成其美余因晤衆紳士而諗之曰此千載一時也若因陋就簡無以垂久遠而壯觀瞻乃除糞草掘淤泥通清泉增石砌易圍墻百餘丈盡以石而虛洞其中較前深廣堅確費金千六百餘王公暨兩學師捐貲外余與衆紳士竭力告成王公復於池內種蓮不一歲而花芬香泛與周公後先輝映自茲文風以振士品以端諒無不潔身修行奮起於詩書禮樂

巴縣志 卷十三 聖
之中而漸變夫人心風俗之敝必將有理學如尹
珍鄒智德行如杜孝曹汴氣節如趙性劉蒞經濟
如文立汪言臣張佳胤文學如母夢牛馮時行王
春之徒連茹繼起非巴渝之盛事

昭代之光華哉工肇於乾隆十七年二月迄乾隆十
九年八月告竣董事者屬余爲記勉誌姓名年月
以備考云

勘復巴縣學地碑

周開豐

重慶發脉於黃勝關之山蜿蜒磅礴二千餘里兩
江交會始結爲郡城其中支落脉以崇因寺前阜
爲主頂數疊而後聚乃立縣學以長江爲泮池塗
山爲玉案龍虎層繞砂水完密是二千餘里之秀
氣獨鍾於郡城而郡城之秀氣又特萃於學宮故
歷代發祥偉人巨公不暇悉數昔人肇造郡邑首
重學校擇勝斯地豈徒然哉學宮之右有地一區
前立縣城隍祠中爲督學試院後圍圍以高墻墻
外空地左昂右俯後倚主頂右接府署後苑者皆
學地也康熙五十七年制府兩臺以試院規模狹

隘而較場制府公署地既宏敞久成閒曠於是議
改制府爲試院而以舊試院爲司馬公解部覆准
行其基址現在未嘗少混越也乾隆十九年因司
馬移駐江北鎮估變舊院爲新署資縣示朝挂未
及午遂有涇縣例監線舖朱雲龍者聞風承買串
同蠹匪鄉約胡煥若乘夜插籤定界越出古牆將
空地直連尊經閣後者一概侵佔欲鑿脉修街創
設闔闐以罔厚利吾鄉紳士再三申理竟恃橫無
忌反指主頂爲民地不得已奔懇我府公祖傅大

宗師於二十年正月二十三日傳諭通縣紳士次
日齊集候勘公祖登後頂之上覽瞭然卽諭朱
雲龍將侵地還學否則卽具退狀領原價命紳士
承買其官署照古界管業凡所侵佔者寸壤皆歸
學宮旣而坐明倫堂面諭本學楊訓導將鑿滅主
頂與直逼正殿住家及密邇明倫堂造屋之人一
概拆逐且先辦此處再清查射圃一帶佔地修屋
者續行辦理紳士遵諭竭力湊辦隨於二月二十
日繳價縣庫比時傅公祖因公遠出席不暇煖頤

又緣太夫人憂去事尙有待適會前縣父母王公復署邑篆本年七月二十八日親臨勘視慨然引爲己任射圃一帶暨羅五等家俱勒限拆遷且今歲正月二日又失火延燒幾致不救現在押拆凡侵佔汙穢漸次廓清夫然後

先聖得以妥侑於斯矣夫莫爲之前後無所啟莫爲之後前無以繼我公祖父母扶翼

聖道培植人文鴻功正誼萬世不能忘者謹據直書不事文藻勒石櫺星門內多士沐澤而頌歌罔雨見

鼎而匿跡而觀感興起者必且後先輝映於無窮也

傅公祖名顯字令宜滿洲鑲紅旗舉人乾隆十九年

春知重慶府事仁明果斷闔屬蒙休

王父母名爾鑑號熊峰河南直隸陝州盧氏縣人庚

戌進士前知巴縣三年善政多端後遷他邑乾隆

二十一年復署巴縣

巴縣學清復後山碑記

乾隆二十一年

周開豐

吾邑建學形勢其後山以崇因寺外天生石阜爲

主頂嗣因康熙年間涪州武生王某買寺前街房契內有後至學坎爲界之語遂將主頂一帶盡行架屋佔據不知彼契所云坎者指伊房後簷下砌成受柱之石坎而學地則從此坎陡坡直下無所謂坎也乾隆二十年因朱姓承買軍民府舊署越佔學地闔邑紳士共請太守傅公祖臨勘并將此事稟知斷令拆屋還地傅公祖旋以憂去蒙今邑侯王公再勘如前斷彼雖拆餘屋而反於半坡築長圍以守其鑿壞土頂所造板屋如故也今年秋

王姓以街房後地盡售耆老聶聖一而聖一與厥

子太學珩崇

聖重學出於誠心自告紳士曰

聖人之澤徧被海隅昭回萬古此地卽屬民業尙當獻入學宮况原係學地而可容混據乎愚父子竊願將主頂一帶寸壤皆還學宮俾舊制復完衆交口稱善指明界址於是向日買軍民府署諸君子曾有買成卽將署後高地一區與學地相連者撥爲學地之議今亦同時讓出又於修理公費內抽銀

四兩助王姓移家之用於是學界清楚擴充不失本來氣象矣噫此一地也王氏以貪利之心而冒爲私物聶君以尊

聖之誠而貢入宮墻洵可謂識高義重出於尋常之外者至若本非學地而讓以入學諸君子均屬義舉入舉視世之食

聖德儼衣冠而操戈入室者相去又何如哉是不可以不記也爰約序始末刻諸貞珉使後來有考且以鼓其衛道之心世守勿替也其四至邊界附碑後

縣學前至大街後自崇因寺外太石阜左轉順聶姓街房後簷石坎下繞高巖爲界

左從高巖直下與府城隍祠連墻折到儒學門爲界

右從石阜主頂曲曲而下至今紳士讓出之地下接縣城隍祠大街爲界三忠祠原在學內

再縣學自古以長江爲泮水向爲市塵輻輳靈氣閉塞乾隆初年鄉官龍爲霖貢生韓帝簡張宗蔚三人共捐銀三百兩買學前正面王姓舖基一所

永不造屋以透江光契存龍處收掌其地前對紅
墻大街後臨巖路左連石梯大路右抵王姓店房
為界

傳

明

勤大令楊公傳

見寧波府志

刑部主事

董光宏

君謨鄞縣

勤大夫楊公名芳字以德蜀郡巴縣人也為人于
思廣穎面白皙儀度舉舉望之知其在僊籍中上
五年歲丁丑公以名進士起家有聲薦紳間藉甚
太宰先生既明試公材行則謂公非內御不可欲
待之不次以資故難之遂外補宜黃令宜黃江以
西偏邑也而公令朞年宜黃大治當事者疏薦公

於朝謂公材以之剽劇有餘處之宜黃地弗稱制
曰可由是調公鄞令也公至鄞郊關邑父老子弟
聞公來持香花蒲伏道左迎公者以數千百計已
皆從車下望見公顏色則合手相賀曰吾屬有君
矣夫其望之如雲卽之如日是豈弟之主也民之
怙也今而後吾屬有君矣三日公視事廼擊析盡
集諸在官吏胥卒徒及諸黃髮父老命之曰余不
穀亡能令也抑天子不以余不穀而令余余則安
敢負令爲茲大國羞爾衆亡譁余其誓余亡敢以
身爲壑亡敢卽於燕僻而棄其常亡敢魚肉菅蒯
其民而自托於焯厲之政所不共此約者神則大
有罰抑余不敢固而爲寬惟寬之適余不敢固而
爲猛惟猛之適二三子亡廢交傲之誼矣蓋公歎
未絕而父老有泣數行下者諸吏胥卒徒則皆灑
然易聽也鄞故越鉅封編氓百萬東竝海直走甌
粵羣夷稟正朔取道海門餘皇鱗集國家嚴其地
戍以重兵開都護府鎮之材官騎士萬竈野宿持
三尋矛食縣官供億至不可計居民逐魚鹽利因

闖出海上爲奸蓋駟贖之所都而姦宄之所總也
邑又多鉅宗大姓聲勢相依倚亡命無賴者萃淵
藪焉假名號以豪於市白晝標市人金市人或莫
敢誰何問俗又善爲訟所競不錙銖氣稍相軋則
走訟師頓首奉數金爲壽靳必勝訟師隨而窟穴
之聯綰糾結使兩不可解或兩樹所援居閒之牘
典記者至不勝收魁然幾與訟牒等蓋其俗化然
大江以南號難牧矣廼公以至誠臨之亡纖鉅難
易壹稟於道非道所是不著於南面利用威威用
燁赫之卽梗者立折利用惠惠用澍濡之煦嫗之
若赤子然其劈畫批決旁午閒卽人百其目難之
而公所指顧立見揮霍亡留行者顧又出之以鎮
靜不爲沾沾喜事態坐堂皇事雜還百來至櫻其
逆鱗終不色怒而大意歸之拊循真誠豈弟惻然
言政閒上自學士大夫下迄萌隸亡論素所覃恩
厚也卽其干三尺刑之公庭囊木而出者猶嗥且
祝曰楊侯眞仁人哉侯實生我而我則自底於戾
其何說之辭願我侯世世子孫以長有此土也蓋

里父老有言自小人有識知吾鄞近百年來君侯數千輩至矣乃善仕者煦煦爲柔與時誦信以要世寵不然而修威稜凌厲其政則虎而冠也民且望而避焉何父母爲廼如我楊侯者寧有二矣夫民也蠢於豚魚而霸於著蔡抑言自其口出非可以智力取也公自非醇德長厚真有暨於民公則安能尸寘喙焉而聲施若是公諸德望材器帝心所簡異日者其功伐瑰瑋有太史氏掌故在顧今茲政令約束諸大節實公之精神注焉語曰不習

爲吏視已成事斯其已成事哉是大夫士之範也不可以無傳光宏乃百拜稽首謹爲之傳外史宏曰夫日星之精河岳之英旁薄岔涌於是乎篤生名賢巴邑在萬山中虧蔽天日欲納宇宙劍南諸勝四面環之是玄朗之都而靈淑之府也其有楊大夫固然哉夫金石以礪操不剛不柔以養德和平以福民惠與海流竝遠而名與蜀道爭長也洋洋乎盛矣昔漢黃穎川以刺史入爲宰相昔譚尙之今陛下神靈夢寐賢雋皇王之彥不在樞筦則

必在台衡今陛下知東海令有如楊大夫者乎則
 璽書且旦夕東下即大夫朝而報政陛下所為寵
 異之者宜如何隆重矣夫公為令其所標樹不百
 宜一焉而猶噲咄赫煜如是他日奮身登九列致
 三事其所為噲咄赫煜者寧詎可量也夫寧詎可
 量也夫

馮縉雲先生傳

王應熊 非熊
邑人

馮時行字當可別號縉雲重慶在宋崇寧為恭州
 公恭州之南樂磧人少讀書邑之縉雲山寺故號

縉雲嘉熙閒狀元及第宰通義之丹棱有惠政異
 績以奉禮郎赴行在所時秦檜主和議忤之者立
 見貶逐公召對力主和議不可信至引漢高帝分
 羹事為喻帝曰朕不忍聞顰蹙而起檜乃謫時行
 知萬州部使者至承風旨附會抵罪由是居里社
 十餘年權奸死起守蓬黎今蓬溪天彭而以提點
 成都刑獄終焉彝堅志載公守萬州日州有舞陽
 廟公以樊噲從高祖入蜀而萬州落南非噲所至
 是必夷鬼假託以取血食即日撤其祠未幾出視

事見偉丈夫被甲持戟坐於公庭馮叱之掀髯而怒曰吾乃漢舞陽侯廟食千歲君見毀撤吾無所歸馮歷詆其生平所爲不少懾神奄奄而滅朝奉郎推發遣雅州軍事沿邊都巡檢使蹇駒撰古城馮侯廟碑云左朝大夫提點成都府刑獄功事馮侯隆興元年死其官侯有功業於時死四年名山進士衆大中合邦人之思築宮於縣之古城以俎豆侯又三年駒來守雅州考侯事之終始刻之石先是經界之禍此邦實烈方經界之令甫頒民恐懼徇朝廷之法不敢輕售其姦法旣行久且翫姦民始生心爭爲僥倖之索取前日久令紛更之弊始錯出跬步之田而受倍蓰之稅連阡陌者以巧倖入輕租貧者破業產瘠溝中枕藉幾蹈湯火之酷將且十年而侯持節而來問民疾苦首得此蹙然寢食不遑卽閉閣書奏報天子乞仍其故旣畫可行民懽迎曰吾今更生矣及侯死民取水哭曰我有屋廬侯焉我使我獲弛然安居其下我有田疇以耕以飽皆侯之賜雖一飯必祝大中斥七十

萬錢縛屋二十五楹中爲堂塑侯像挾以兩廡民
歲時歌舞其水旱厲疫必以禱侯亦能出爲禍福
以恐動其民而食其土自侯爲部使者經畫邊事
尤纘密此邦著之令甲世守界侯所在政卓異多
去思民必祠之詩曰潔樽壘兮酒冽清籩豆靜嘉
兮肥膾其牲坎坎擊鼓兮式和且平攜持父子兮
進侯庭維廟孔嚴兮有覺其楹寢篔孔安兮維侯
是寧維侯相民兮式臨爾誠雨我公田兮淡淡其
盈欲暘而暘兮犉犢肆耕厲鬼驅左兮風不暴盲

維侯是安兮侯無遽征公明果敢斷足當大事居
里社時授徒講道安貧淡如也文尤高古人不敢
呼其名第目爲縉雲先生云先生經學皆有論著
今大全中所引縉雲馮氏者是也著有縉雲集數
十卷

孫氏母子節烈傳

文可茹

長壽李公諱庚齋余年家兄弟也以庚辰特用御
賜進士授秦之涇州守在任娶婦孫氏髮燥就公
侍巾櫛者十六年公嘗謂予言北人賦性貞介笑

語不苟喜禮佛及讀節俠傳談亂離事輒拊心疾
首曰婦有三從臨難捐軀此白巾幘分內事公又
嘗謂孫曰吾老矣慮世事反覆恐願不從心孫正
色而對指天日以誓無何避亂彭邑辟纘相從丙
申有勒公還里者比歸而劫掠之禍恣矣械繫搜
洗竝焚其居孫奪刀爭死挽髮拉至舟中口嚙衣
扣以給僕婦囑之曰汝逃去亟告君子吾卽以是
物是日爲訣萬不至苟生以貽君子羞舟發銅鑼
峽乘賊解繫給食抱十歲幼女黔姑投江死全舟
驚愕述之予所聞於李公及舟子者如此公以母
子之慘惋悼良深余乃慰之曰孫雖泉壤節在千
秋矣卽其早年志堅金石操凜冰霜豈獨於投江
之日信其然哉彤管青史中當增一盛事九原有
知應於江上作露筋祠耳又何悲爲請卽斯言以
累巖巖

平蜀傳

副使 楊

彝

江津
進士

江邑世隸渝郡元末兵亂羣雄角逞至正十二年
全蜀爲僞夏主明玉珍所據渝卽夏都江邑爲僞

畿甸邑未幾珍殂子昇嗣歲辛亥實明太祖高皇帝金陵登極之四年也時已削平羣雄混一疆宇惟明氏依違不決正月丁丑太祖乃命中山侯湯和爲征西將軍江夏侯周德興爲左副將軍德慶侯廖永忠爲右副將軍暨平章楊璟等率荆湘舟師由瞿塘趨重慶潁川侯兵趨隆州五月丙辰湯和師發夔州攻瞿塘以江水暴漲駐軍溪口己未傅友德兵至漢江阻水未渡造舟以濟己卯漢州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而山川懸隔卒莫能通適水漲乃以木牌千數書克階文歲月投漢江順流而下守者見之爲之解體六月壬午友德攻漢州守將向大亨悉兵出戰敗走進克漢州先是夏人聞王師將至悉重兵守三峽及階文失守乃分瞿塘守兵以援漢州及至而城已下矣逆戰敗走兩川大震丙戌太祖以湯和師久逗遛詔責之廖永忠聞命奮起率兵先進會得木牌於江和亦進兵自鹽山伐木開道以趨夔州守將飛天張整衆逆戰大敗退走而出峽水急又阻於鐵索飛橋舟莫

可進永忠乃密遣壯士數百人舁小舟踰山渡關以出其上流夏人不之覺也度其將至乃夜率精銳分水陸爲二軍而攻之遂克其陸寨舁舟者出上下夾擊大破之擒斬無算遂入夔明日湯和兵至乃各分兵約會重慶丙申永忠舟師自夔州乘勝直抵重慶是日次銅鑼峽明昇等大懼欲奔成都其母彭氏泣止之曰事勢如此往亦無益况此城之兵膽破心悸區區城守死傷必多不如早降以免鋒鏑也乃遣使納款請降永忠以湯和師未

至辭不受癸卯湯和兵至乃各駐朝天門昇面縛銜璧與母彭氏及諸臣以降東川底定江邑遂入王朝仍隸重慶七月庚申傅友德兵圍成都僞丞相戴壽及知院向大亨等驅象載士出戰友德中流矢益奮銳進擊大敗其兵會得重慶報壽等請降友德按兵入自東門壬戌遣兵徇下州郡未附者八月甲子周德興兵下保寧蜀地悉定乙丑明昇至京師賜爵歸義侯賞賚甚厚九月乙未和等班師還京上所佩印綬竝所得蜀金印冠冕儀仗

及路府州縣宣慰宣撫之數官吏將士牛馬等類
 太祖頒賞有差蓋自出師至此凡九閱月爾臣彝
 曰大哉皇靈其丕顯乎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
 鯢而封之以為大戮王師伐蜀拯民水火昭義舉
 哉往者征西將多不利光武屢隕元戎宋祖兩川
 反覆視今中山穎川之師風行電逐無一矢隻輪
 之屻誠帝王之師以全取勝哉征伐之烈振古所
 無也薄海內外罔不康乂迄今用休是皆高祖開
 天列聖撫運之所被也於戲窺隙照者仰高明飲

勺流者思滄海矧我蜀人

贈兵部尚書勿所劉公傳

崇禎三年

湖廣 尹 子求 參政 宜賓

太僕劉公蜀之昌元人也諱時俊號勿所生而穎
 異舉止率異常兒甫四歲父撻之跪以受責其忠
 孝蓋其天性也及長貫串羣書下至孫吳家言靡
 不究其底蘊為文簡古切中事情不屑作妖嬈態
 詩流暢宏博聲韻外別具風流性方嚴警敏遇事
 敢為而與人則歉歉懇懇剖露心腹然質直不阿

深以隨俗俯仰爲恥成戊戌進士觀政戶部會奉
差山海勞邊時在鎮及泉李公天下偉人也一見
大奇之與談天下事因嘆曰宋韓范諸公亦人耳
行矣勉之就選得廬繼調桐繼又調吳調繁例無
再公之再調適桐有狡宦在都門者家多陰私懼
公久於桐發之詭宣言於郎署曰邑父母某大才
也須繁劇重區始堪展驥桐斗大地無當佯爲起
譽實將以艱難困公主者不知其狡故再調再調
實自公始公之於廬也因其地近楚人尙鬼巫一

日行南門見一祠宏麗雄敞像甚猙獰問之則瘟
神也叱命徙之人曰神能禍福人邑祀之謹且久
徙恐得罪公怒曰神有靈令請當之命壯士舁而
投諸河隨改其地爲書院因念左元放廬人也隱
約變幻玩弄老瞞於當時其談笑而折權奸亦正
有足多者特命祠之由是邑咸知黜鬼崇賢風大
丕變及至桐桐實衣冠湊集區民多詭智舞文公
曰此不可以治廬治也先敦崇有德以風之繼摘
伏發奸一霽一威桐於是廩廩向化時邑中多患

盜及豪暴家邑南有水多悍急豪暴飽魚鱉利乘
隘以漁近岸樹柵囊土迫流益迅舟人惴慄危懼
時有及溺虞詰之多引國課爲解公曰利一害百
不可也據實懇詳遂爲永禁邑西偏界潛夙爲盜
藪公偵得其魁牒潛共披捕因就縛公謂曰爾行
不善多天數已盈縣官無多文書爾其自計魁旣
死羣駭散屏息民大喜悅惟懼我公之不久留也
再調吳吳爲江南大邑賦役煩重積逋相仍而轉
漕運艘千檣旗運且以萬計征收繁難令從無終

任者公至知積弊在胥吏侵牟隱散無可稽覈旗
軍又每恃衆悍多立名色陰凌尖踢斗巧取於民
故正耗相侔民力莫給公一日取架上徵收冊覽
之沉思移日曰得之矣隨呼書吏至庭詰之一一
輸服因更爲釐定大約已往以十分爲率者在公
僅僅七八分且可緩征焉至漕運概以正一耗一
爲準旗軍夙飽聞此法大噪將以撼公公屹屹然
略不動方從容理他事若不聞者耗遂定斯時邑
中已共頌爲神君矣當是時中貴驕橫所在雖大

官莫與抗公前在桐稅事起稅官因緣作奸郡邑騷然其主江北六郡者冀監祿也將至皖公患之伺其過桐命父老率子弟數千百頂爐近界口稱迎福星監見之則大喜至桐供帳甚都儲峙大不類於他所監又大喜公徐投刺備主人禮杯酒款洽語次謂之曰公此行亦大勞苦余憾不悉他旁郡若皖屬度可不煩乃公慮但額其數付之郡邑計旦暮可立輸稅官射利騷擾徒敗乃公名耳監連領之皖遂因公一言不爲稅害至是適吳民與

織造孫監闕孫怒去抗勅劉監代之劉陰受孫意將圖報凡嘉湖諸縣官望風前膝不勝凌侮公義不辱欲避之繼思君子不畏強禦能與抗則抗不然何吳門不可挂冠乎劉抵界公宿命父老如在桐故事迎之劉亦大喜及郊公不出徐綵服命謁者投刺劉倉卒中備賓主禮而別旣覺曰此縣官也相見禮何殊前隨命丞簿傳更禮爲謁不然隨當叅公笑謂丞簿曰爲我語之我京秩官也禮止此若果叅某亦坐聽無恐劉知不可屈明日遂移

舟入郡公之不見侮於人類如此又邑有大豪挾徒張大舶爲鹽梟吳中盜劫人金寶者開窟藏人墟墓中豪習知其弊利其藏概掘之大豪先隴發幾盡豪又用金錢買上下胥吏爲耳目官府從無所問公偵悉未發會豪以他事至邑公乘便收之坐以重辟豪故有力多賄公卿爲關說公率不許最後以臺使者意撓公公立斃之覆使者曰某已先死矣使者怒欲求以中公卒不可得乃止邑南屬起長橋直接嘉興舊有塘路凡轉漕官舫高船舉從此牽挽路內嚙湖水外薄江湖已塌陷無幾存一遭夏泛秋潦行者濡足裹體悲號殆無虛日公一日過望見之心酸移時計前此惟捧土障水堤用不堅乃度木石量工力卜日興設越兩月告成得堤八十里許費計三萬七千零未嘗顆粒半鏹煩官帑擾民間也其綜理詳密載居官水鏡中公名曰寶帶橋民則稱爲劉公堤云公在吳八年於廬則因之於桐則導之於吳則兩發於劓披卻導窾事頗多不盡載載其尤者餘詳見於自編文

集內後擢南兵部主政公添注無事與焦弱侯講學於羅公祠歲餘氣益堅定冲融純粹淡如也丙午歸蜀明年授南京刑科給事公既拜言官仰矢天日首叅大學士沈沈故戊戌座主也人或謂公薄公曰定皇儲何事相公意見少偏不使相公負國家正某之不負相公也於是直聲動天下後晉階太僕寺卿是時朝中邪正強半公欲有所爲多爲阻格公遂懇乞骸骨歸里然公雖身去朝廷念邊事孔殷其忠君愛國之心時形寤寐及抵蜀未多載天啟元年九月十九適藺會因援遼作變樊龍等戕撫鎮司道據奪重慶奢崇明及奢寅殘破南邊州縣長驅直困會城川中大震時事起不虞公念身雖退休依然臣子特上疏請討朝命卽着公以贊畫督兵公匹馬赴京懇辭命不許公遂倉卒從湖廣招集兵將時水西亦反倡言由播岷與藺會公思播爲兩省要地勦水藺二酋道所必經故先發賞銀花紅命劉孝持諭牒獎勵將士相機進取於是大敗賊於金刀水公旋至夷陵發牒調

巴縣志 卷十三 傳
遣各處土漢官兵命部下侯良柱先督衆赴渝自
由北路至保寧會總督共議時有戴僉憲者曾令
巴縣主者謂彼熟悉渝情亦令會同勦捕戴爲人
貪婪奸狡先至渝有素習其行徑爲賊居閒者戴
卽遣家人與賊交通賊見大兵四集知難免逃因
賄戴求歸戴遂許與之和倡爲撤關讓路之議公
在保寧聞之對總督曰樊龍首惡必不可寬若張
彤等能斬樊龍自贖或可許以不死總督然之公
遂自保寧於五月內抵渝是夜塘報賊援兵已至

白節驛時在渝諸兵忿戴讓路之言又兼調遣無
法賞罰不公聞援兵來皆各潰散公乃力阻讓路
之說將大兵駐劄佛圖關招集潰散兵勒部分明忠
孝爲人心感激又自引水兵於兩江巡哨禁絕奸
細往來軍聲因復大振明日賊出城衝突出關中
兵迎戰敗之賊欲渡水與援兵會對江兵又敗之
援兵因稍稍引退公督土漢官兵追及遂大敗之
戴見公連戰有功又阻其讓路之計遂欲陷公詐
爲樊龍哀辭云公會書招彼借援兵展步又云奢

寅圍成都時公會發人往賀又受其知生紅帖又云二子濟他米糧火藥密揭督撫及各鎮道公漠然不知也時總督因與公議論不合有覺楊鄖撫因分糧與公亦有覺雖明知其誣圖報私忿而針芥相投遂知會科道共題叅公方思殲賊復城後當提兵直擣蘭巢然後將得勝兵合播州將士掃清水西永固邊圉乃甫復渝而朝命已下矣公遂不敢題敘復渝功而疏辨其枉會在朝舊寮亦心知其爲小人所讒同具本代辯事始得解功加兵部右侍郎卽崇禎三年追錄時俊渝功終難淹沒特贈兵部尙書正治上卿資政大夫子廕襲賜養膳錫之誥命公常編存奇以紀其事夫公以精忠大節苦心援渝滿腔熱血幾玷青蠅雖讒不果行愈知時不可爲遂絕口不談天下事惟教子讀書日以文史自娛蓋公性喜文章曾分校南闈得句里孔貞時黃元會卷薦主者不錄公執卷泣下後兩人俱成進士典試關中所識拔無不知名一時其在廬則設書院以教邑中子弟親爲講說義理

暇更延訪賢士大夫相與彈琴賦詩以風勵多士
故三邑至今號人文淵藪其所著書在吳則三邑
人文居官水鏡在京則仕途懸鏡在蜀則存奇

皇清

南京戶部侍郎倪禹同傳

劉道開

公諱斯蕙字爾澹別號禹同重慶衛軍籍家世業
儒其先領鄉薦者二人仕皆不顯公幼而嗜學潛
心帖括屬有所思至忘寢食或行市中且行且誦
呼之亦不應人以書癡目之與同邑鄒公庭彥齊

名學者稱爲鄒倪年二十五同鄒公聯捷登萬曆
壬辰榜進士鄒入詞林而公宰楚之蒲圻縣其宰
蒲也發奸摘伏敏速若神訟者有倪不解擔之謠
謂不須解擔而官事已結也秩滿行取得吏部主
事歷文選郎中正攝共掌六選前此未有也俄陞
太常寺少卿避嫌歸養出京之日橐中僅四百金
而已時公年才三十六而太公亦初滿六十里人
榮之色養餘閒始博覽載籍旁探內典學爲詩文
詩宗盛唐及昭代七子文法蘇長公而得其雄邁

之氣下筆千言一韻數首伸腕立就然熟路不暇
詳編錦不求備亦其才捷使然也會當路有修其
掌銓時邳者故里居垂二十年構巴字園於城東
隅收山水之勝以自適不復憶長樂鐘聲矣天啟
辛酉奢酋作亂樊龍殺巡撫據重慶公瀝疏叩闕
請兵請餉擒賊恢城借箸居多事平論功授一子
重慶衛世襲百戶始改軍籍爲官籍壬戌起公爲
光祿寺正卿丁太公艱不果行時按蜀者河南張
論公之門人重慶同知余新民剛愎而騃借公噓
得太守遂極力諂附刀筆吏張燦徐文繡等美余
於股掌之上假收樊題目破滅數百千家郡人號
爲五知府諸吏之橐纍然而余不知余之虐大播
而公不知也公旣悞留余以毒民公之子復倚余
以行私郡人又謂之倪余同而怨聲嘖嘖衆目瞶
瞶矣乙丑服闋乃赴闕丙辰奉差冊封蜀藩復命
陞南京戶部侍郎公至白門訪六朝之遺蹟尋三
山之勝概名僧韻友酒椀茶鐺日吟嘯於雨花牛
首閒尙書張樸魏黨也以淺資躡居公上挾勢相

梧公歎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盍歸乎遂上疏乞
休詔以尙書服色致仕是爲天啟之丁卯歲而公
花甲一周矣旣挂進賢葛巾野服遇景留題逢場
作戲嘗署桃符云或行或藏幸際五朝明聖世無
咎無譽偷安一壑太平人家釀美酒有佳客至酌
之期醉僧之略曉詩文者山人墨客之薄有一藝
者皆容接之無少倦又營西湖精舍於治平寺右
翬十方堂以養行脚禪師則破雪和尙論師則篆
水老人先後駐錫焉又鑿石壁得天生井有水一

泓自然不竭題曰澹泉作賦鐫壁上前建禪喜堂
有池有亭肩輿日至無閒風雨或共老衲談禪或
與騷人劈韻或觀高陽酒徒銜杯或聽烏有先生
說鬼而俗子面孔則避之唯恐不亟也然公雖雅
懷好客而遇族人殊薄公子天和前室劉夫人出
也當公盛時橫甚及公衰和亦少戢矣而王氏方
熾附羶者衆昔之依公與余以噬人者又走其門
天和不識時務奮臂當車積瑕累釁遂成魏其武
安之禍王弟應熙嗾公從孫倪大成發難赴京陳

請羣不逞因而破其家囚其子逐散其僮僕於是七十有五之年狼狽幽憂抱恨以卒古人云多壽多辱不其然乎鄒公之死也先公三十餘年而又無子官止七品公有子矣多壽矣尊位矣而取而較之反有不如鄒公者造物之於人顛倒亦甚矣哉公狀貌奇異龍顏修髯赤準下垂而揜其口識者以爲趙主父之像法當餓死其不至於餓亦幸矣公歿未幾王應熙白晝見公暴得怪病而死豈子產所謂取精多用物弘而英爽能爲厲者耶

外史開曰偉哉范文正公之義田乎倪氏之禍成於王而實不起於王也農部公席溫履厚而不能贍一族子厥嗣又從而躡轢之傷心切骨需時爲難王氏因之遂行其傾覆之計語曰木必先腐也而蠹生焉信夫後之士大夫無濟貧活族之義而使同姓之人望門而歎亦足危也

贊曰司農早達際逢明聖宦海揚帆浪恬風順踐歷四朝多處少出廊廟精神烟霞氣骨象賢克家朋淫殄世景濂文貞而猶受累鬱鬱貞松皤皤君

子道在羹玄恩留劍履

東閣大學士禮部尙書王非熊傳

劉道開

公姓王氏諱應熊字非熊別號春石巴縣之樂磧青溪里人也先是萬曆中童謠云樂磧一根黃葛樹北京一個沈萬三蓋公未生而黃閣已預兆矣世業農自封公鳳鳴始補邑諸生母顏氏生二子公其長也生於萬曆乙丑歲三月二十八日公生有異質卓犖不羣書過目輒成誦年十三補弟子

員十六廩於庠文聲大噪兵憲福唐曹能始先生深器之延入衙齋授以古詩文之法公既自負其才不可一世落魄縱酒視同輩蔑如也壬子舉於鄉榜已發矣忽收入割去第六名而填公雖當事辨揭紛紛而終成不白之疑明年癸丑成進士選入詞林己未以檢討分典會試所得士多名流辛酉持節封蜀藩值奢會之變僑居夷陵州賊平始竣事焉旋丁太公艱服闋陞洗馬兼司經局正字轉右諭德晉詹事府少詹事時魏璫方橫舉朝重

足公同年霍維華上疏云殿臣加祿尙未酬功蔭爵尙未稱德公笑謂之曰玩年兄兩尙未字豈欲朝廷讓位與他然後滿足耶此語旣出發岌不自安會丁內艱歸獲免於禍懷宗登極乃起爲少宗伯癸酉冬內傳入閣辦事佐政僅五閱月以不由枚卜攻之者衆屢疏懇辭得旨賜馳驛歸歸則杜門卻掃自鄉先生而下罕有被其容接者公旣門庭高峻聲氣不通二三蒼頭頗挾勢橫行鄉里屏息胞弟曰應熙與同邑公子倪天和相軋占風望

氣之徒構煽其間激成大獄倪氏傾覆殆盡輿論愈不能平癸未秋宜興罷相舉公自代有詔起用及公至京師而宜興已賜死矣陳井研不欲公來給公姑止涿鹿而上疏力辭疏再上帝問井研曰應熊旣來矣復上辭本何也對曰此無他君之術耳帝怒遂拒以不見住朝房四十日乃允其歸公由金陵折走江西未入蜀境而甲申之變已作矣弘光立詔拜公爲督師專辦蜀寇公抵遵義府時獻賊已據成都川東無主隘將會英擁衆數萬

札重慶公雖名爲督師而實無師可督惟兢兢以
慎名器嚴濫冒爲主蟒衣玉帶端坐受拜而已丙
戌冬獻賊燒成都走

本朝肅王誅之於南部之鳳凰山餘黨孫可旺仍奔
重慶墮其城南入滇黔丁亥秋公卒於永寧之土
城公雖值時難爲受命無功然其盛名宿望猶能
彈壓驕弁矜式百寮使不至於甚肆自公歿後則
分門立戶僭爵稱尊侯伯成羣掛印接踵武皆都
督文盡撫臺小生後進亦稱閣部而臨戎刀筆雜

流至薄監司而不屑權柄不一攻殺相尋而蜀事
遂大壞莫支矣公天才超軼世智絕倫但科名陞
手旣少師友之薰陶宦海順風未經困衡以磨練
不免任性成驕率意長傲氣凌其上意蔑其下在
朝而朝論不予處鄉而鄉情不治然而清潔好修
事事以古人自命實非時流所及也公生平無書
不讀爲文章能化腐爲新奪胎換骨而尺牘更爲
妙絕詩亦步趨石倉陳言務去蓋吾渝久錮七子
之學至公而始知有性靈真境也可謂一代之奇

人特出之閒氣矣

外史開曰非熊公博雅能文孤介有守當其壁立萬仞雖子弟不敢干以私若使之典著作之任潤色皇猷操銓衡之柄砥柱倖濫庶幾其選乎遭時多艱身都將相而名實先後之際反有不滿於人者嗚呼荷非常之寄而有非常之才係天下安危享人閒福壽自裴中立而外有幾人哉

贊曰立朝子子居鄉赫赫峻整方嚴夏日冬雪天資誠美聖學未充責人無已居已不弘仗鉞秉旄入相出將遇非其時用違其量民之焦墊其何能淑翰林有餘宰相不足

巴令王子美傳

劉道開

庚辰之役余從棘闈中晤西江舒君魯直爲余言王子美制義之妙且曰今科必售非吾輩所及也會余友丁潤生朝棟亦素稱子美能余心識之撒棘後果裒然淡墨矣余方落第獨以聲氣訪之一見握手若宿契然比秋選卽得巴縣子美以地方利病諮余余備言凋劫狀子美唯唯明年春正月

余抵里門子美以二月莅任巴縣故羶地錢糧十
一萬有奇詞訟盈庭前令無不滿載歸者自子美
受事局面一更輸納使自封投櫃耗羨悉蠲詞訟
自上司批問外餘片紙不罰願請息者聽之於是
喧闐之場化爲闐寂之區草長雀羅蕭如也時王
氏傾倪氏構成大獄叩闈者號曰本頭凡數十人
附和者又數倍羅織平民傾家破產翼虎縱橫道
路以日子美一以清靜鎮之德禮所薰兒饒爲之
少戢日進諸生於庭與之談舉子業循循善誘老
無倦色衙齋集書千百卷閒以弓矢暇則學射謂
人曰此多事之日一味賦詩無濟也值姚黃賊犯
境子美躬韎韜率民兵千餘往禦之賊雖退而壯
氣亦復可觀壬午分典鄉闈以一破取元兩座主
莫能易得人稱獨盛癸未冬闖賊入關漢中瑞王
以避難來而蜀撫陳士奇陞任過渝值寇警入城
同守羽書旁午客兵咆哮館餼軍需整辦不乏然
後知子美非一於清靜者也甲申春獻賊入夔門
勢同破竹一時當事共作處堂之燕獨子美憂形

於色日坐城上爲綢繆計余自辛巳居鄉去城三十里六月十四日入城晤子美於南紀門相對嘆息余曰事不可爲也盍作變計乎子美曰城亡與亡萬無逃理余曰公卽當死宗嗣不可不全子美領之乃託其門人密護公子出余與子美灑淚而別是月十八日賊抵城下差一騎繞城說降子美詬罵自發砲石擊之至二十二日辰時城陷賊坐演武場縛瑞王陳巡撫關南道陳纁重慶知府王行儉及子美至賊問何不早降陳撫齒已敲落含糊不成語有一人伏地云權不在已乞垂鑒憐子美奮起以足蹴其背云大丈夫死則死矣乃向盜賊求活平時暑甚賊各給茶一盞某人接茶子美奪而擲之罵不絕口賊大怒曰汝安得速死命以鈍刀剛之凡三日夜乃絕故死事諸人中惟子美爲最苦最烈余有族子在旁親見之非風聞也憶子美文藝中云起自儒生殺人而色不變爲人所殺而色亦不變嗚呼豈虛語哉賊去重慶後明年隘將會英統兵至余乃入城哭子美於演武場求

其屍不可得爲設薄祭延羽流誦經以薦之有祭
文一篇詩一首文稿存詩云臣死封疆職自然書
生文弱亦堪憐撫臣有算惟拌命縣令無名只對
天一笑餐刀神合漠千秋化碧血歸泉洪都夜冷
柴門月幾度淒涼聽杜鵑賊隨破成都直指劉公
之渤從容就義又有某縣令握刀自剄至舉火
灰燼之餘惟握刀之手不化與子美垓烈云

劉了菴先生傳

彭繩韶

據先生自訂年譜曰道開姓劉氏字非眼別號了

菴居士巴人也其先自湖廣興國州徙蜀又按湖
廣興國州誌云烏崖劉氏爲宋太師劉韜之苗裔
詳載徐給事綱碑記中其徙蜀之歲乃在元至正
閒自珉一公六傳而至侍御省齋公始以科第顯
又自閣學文簡公春以至右都憲世曾皆起家甲
科都憲卽先生之祖也都憲生解元公綜綜生先
生母曰文淑人於萬曆辛丑歲十二月初十日夢
蓮花繞屋而誕先生焉先生生而好古自舞象時
卽喜聽人談說古典而希慕古之賢豪九歲喪父

文淑人頗涉經史耳提口授多聞格言又嘗依舅氏涪陵文霖蒼公公教以爲人在世要當直做聖賢科第不足道也而先生始知聖賢可學而至矣萬曆甲寅十四歲補郡弟子員十六娶袁淑人有婦德而文太淑人復棄世事王母陳太淑人兩弟三妹俱以孩稚相依二十一歲爲天啟辛酉科考領案初觀場於成都撤棘甫歸而樊賊之變作先生侍陳太淑人陷圍中凡七閱月餓幾死已而曰是同死無益也乃設計跳城而出城外懸崖高三

十餘丈若有物承之略無損於是結軍營壯士之有意氣者得一人於城破日率其所部救太淑人於烈焰中而妻與弟妹俱獲全焉癸亥太淑人考終營葬畢依妻父袁翁以居自時厥後雖浮沉場屋而益肆力於古學通善五經精研史漢旁及諸子百家先輩王啟槐稱之曰君無書不讀非俗士可幾也一時縉紳先生宿儒耆學每忘年而訂交焉壬申渝守周伯升聘修郡乘已能嶽嶽於濫竽閒癸酉以義經獲雋同年內江陳君黃裳負其才

氣不可一世獨折節先生曰是吾鄉趙孟靜閣老
後身也遂書趙公紫柏山詩以贈而以紫柏爲先
生別號甲戌計偕阻寇丁丑庚辰連躓公車庚辰
留都下一年閱內典而好之癸未次金陵而天下
已大亂春闈改秋遂折而南由蘇杭覽西湖溯錢
塘訪釣臺入閩復出豫章歷臨袁紆黔中而達於
蜀甲申獻賊犯蜀六月破重慶剝手者五萬餘人
先生挈妻子預避深山中兵不能及時避難而死
於多財者實繁有徒先生以貧獲安乃喟然嘆曰
快哉貧乎是亂世之寶也明年會帥至重慶烏合
數萬人依水爲營閣部王公奉命辦蜀而次遵義
先生知逍遙河上之無成也乃求夔門一鐸於閣
部爲移家避地計其在夔門專以三寸不聿傳食
諸侯苜蓿其名而已又明年是爲

木朝順治丙戌賊復潰而東墮重慶會英死閣部遯
賊亦長往入滇而江上無主遺孽土暴擁兵相攻
原野饜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先生搖搖靡定如
敗葉之綴秋枝單舸之泛黑洋山頭凍雀欲不飛

去生處樂不可得矣遂以己丑之春北走保寧會
本朝再闢蠶叢嘉陵先入版圖而中丞李公有古良
牧風與先生一見如故欲題以官先生力辭曰羈
旅之士得奉清光以白衣侍樽俎顧不重乎中丞
知其志難奪乃給牛種俾受廛而爲岷中丞雖天
資絕美而起家韜鈴未嘗學問自得先生而漸摩
涵泳猶者變細豪者變沉隘者變寬俚者變雅行
伍氣習日消月化其大者在講鑑一節啟迪弘長
尤有補於地方至於末路文德武功銘金鐫石深
仁厚澤巷詠衢謠爲開蜀第一名宦強半皆先生
之力也豈不偉哉贊幕五年乃去而適秦設館於
洋州與麻城陳覆紫皆以古學立教洋人士始知
舉業的派成就甚多至今頌兩先生不衰未幾移
住漢城館於勳衛楊拙菴家先後住漢城凡八年
時有歲約千金聘先生典籤者笑而不應作自在
歌以見志順治甲午長公舉鄉試己亥成進士入
詞林乃於庚子歲迎先生就養入都初次西安以
缺資斧留滯半載徧覽漢唐諸名勝其在都門無

所事事聚書讀書而已年七十一作座右銘以自警銘曰何以修身忠信孝弟何以立心戒愼恐懼何以立品淵澄岳峙何以待人春風和氣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嘗試言行須當質鬼神心術要可對天地自厚而薄責於人不得則反求諸己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不要不虞之譽不避求全之毀日休祇緣作德日拙皆因作僞闇然何患不章正誼莫愁無利六爻皆吉者謙卦終身可行者恕字緘口則視金人持滿則凜歆器明體貴乎適用獨善何如兼濟常存立達之心廣行陰隲之事禍福從天分付俯仰求我無愧留不盡之享以予子孫室無窮之慾以延壽歲聖賢非高可學而至克頑非下失足則墜髦不忘箴武公可式三命循墻考父可跂勒之座隅朝夕自勵遺厥後人遵行勿替字字皆實踐語也其爲人質直素履平易近人外無矯飾中無城府然而好善疾惡介如也尋常杯酒除商確古今外絕無一世俗語若乃嘉言懿行更僕難書茲不過管窺一斑耳吾

觀今之以子貴而享啗蔗之福者非留心於飲食則沉湎於聲色貨利稍慕清致亦不過碁酒娛賓開書送晷上之則方士說養生又上則修有漏種福田苟能是是亦足矣聞先生之風得無憬然而自失也哉先生早歲亦喜吟詩然不求深刻皆白家老嫗所解語後亦輟不復爲著述雖多唯楞嚴說通十卷自謂精神所聚人已入嘉興方冊龍藏中其次則自怡軒詩文擬寒山詩等十餘種皆可行世者也

三忠烈傳

林明儁 彙廂
鄧都

忠烈三賢者川撫陳公士奇渝守王公行儉巴令王公錫同事渝爲三賢也逆獻寇蜀三人復同難蜀人哀其死烈甚稱爲忠烈三賢也陳公漳州人字平人天啟乙丑舉於禮部爲人掀鼻昂顙有大節爲文多奇氣不屑於一切海內人艷稱之在部以忤忠賢謫居會天下更始復起辛未分節上川東兵憲察吏親民課士典戎咸藉藉尋遷貴州學使者庚辰復視學於蜀校士最當人意時獻賊亂

楚延荆歸逼蜀蜀人恐公典文事退而治器散金募士以備朝廷知公兵略屬以蜀撫軍公撫蜀值蜀兵久弛將以名應兵隸於府者多市人不習戰束於功令餉又不繼四方胥有事寡援糜一趙雲貴授以兵柄氣驕常把劍挾文吏弗馴公知不足特常有憂容圖所以待獻未一日少佚也王公字質行宜興人崇禎丁丑進士年少若玉立尤顯於文以部郎出守渝州開渝社以文章節義勸士士之遇於公爭洗浮囂力反古始攝兵憲嚴武備檄

屬從事保隘凡要害令以圖進披圖而覽覽而畫不啻身履其處捐募死士抑驕養氣毋敢嬉遊於市備敵翼翼如也王公字子美豐城人庚辰廷對以文章節孝名於時爲巴令民安樂之甲申逆獻入峽夔師失利遂屠夔城焚殺無遺飛書馳至適姚黃賊乘釁大肆擄掠徧渝屬忠鄧長涪北境公率親信擊討之聞夔報馳返巴同王公質行請增兵堵截一戰於小江再戰於曹溪再戰於黃草峽再戰於明月峽舟師數捷陸道失險賊躡入江北

以斷我右臂水路兵將皆逸去三公擁孤城城兵
可指數賊至城下三公分道登陴分布火器飛
矢石賊多死倍力攻城城中器矢盡三公仰天計
無所出六月十日賊虹霓炮大發城崩裂遂入城
先執三公獻所不屈目夔夔以睨獻獻一笑殺人
一顰磔人而下三公欲奪其志也陰戒賊部婉轉
誘導語出一以掌擊賊一攫賊冠碎之一厲聲大
作獻始恣睢暴發命繼解之罵訶與氣同絕於時
皎日忽霾風雷大作賊不之顧也三公既死城空

無人賊日以搜伏屠割爲事久之乃引兵走成都
論曰余覽編年嘆執筆之悞且闕略荒陋不逮甚
矣書張獻忠由成都順流取重慶推官王行儉死
難事莫大於億萬生靈官莫重於仗節之吏書順
流而下何其悞也書守爲李而司李鄭問玄閒出
未死何其荒陋不稽也傳之後世何足徵哉孔子
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又曰斯民也三代之直道
而行也史文闕直在人心我蜀子遺存者歲時僉
曰忠烈三賢允怪世俗之言曰文士鮮行以概天

下賢者謂文章不得與節義同齒輒詆文人一切無用而不知關於名教舍文章末由也文者道之著節義所從出也三公以封疆之臣值末造兵孤餉絕戰不勝守弗克不得已以身殉臨死張舌欲飲賊一斗血氣盡罵訶始歇上感天怒賊用落膽俾人紀永植天常不墜豈非文章之教哉維彼其說不知晚近來稱仗節不辱至慘極於身而猶詆詬者屬何輩也三公方駕格澤賓於帝所正氣拂鬱於天壤死且稱快不以史為重輕而傳多荒舛

無以篤俗訓人疑議於茲也余以渝人習聞見表而出之方賊來蜀無三尺童子乞降蜀人較天下禍更烈而甘死不投賊亦未始非三公之教也悲夫

總督宣大山西副都御史李文進傳

工部尚書 湯斌 潛菴 睢州

李文進四川巴縣人舉進士授衢州府推官為人英毅有節概遇事侃侃敢言選給事中陳邊計十二事多見省納時京師有僧號通法師者聚眾說

法於天寧寺文進上言妖僧通法師聚徒衆建壇
場受戒說法擁以蓋輿導以鼓吹四方緇衣聚至
萬人跪拜伏聽男女混淆甚有逋罪黥徒髡髮隱
匿因緣爲奸故四月以來京師內外盜賊竊發輦
轂之下豈應有此又富民豪族朋連黨結倡爲外
護愚民破財竭產爭先布施因而乾沒重耗民貲
大者基亂小者導侈皆非細故乞捕外護爲首者
數人及通法師者按治其罪諸郡邑名山古刹如
有佛子法師假以講經聚至百人者一體禁止庶
邪說不興異端可息疏入帝稱善者久之命捕法
師及寺主下錦衣衛勘問禮部通行禁飭出爲浙
江按察副使巡視海道改岢嵐兵備陞山西按察
使未幾拜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三十八年九月
俺答入犯宣府洗馬林及蔚州川文進督兵策應
以功賞金幣有加大同右衛北歷玉林三百餘里
接東勝川地曰豐州中國叛人邱富趙全李自馨
等居之築城堡宮室甚壯麗開良田數千頃號曰
板升板升者華言城也富等以白蓮妖術誘鹵入

寇中國甚被其害是時俺答引衆西掠且一年留
部落千餘人於豐州每夏輒徙帳大青山口避暑
而富等居板升如故文進慨然曰此中國隱患也
不取將不可制而是時總兵劉漢及舊將俞大猷
皆負勇略喜功名乃謀乘閒取之部分叅將王孟
夏麻祿等五十三人率銳卒三千前進漢與副總
兵趙崙等分三哨營於玉林隘爲後勁孟夏祿夜
半疾馳昧爽及於豐州鼓噪奮擊斬首八十三級
生擒六十七人縱火焚其宮室時富先隨鹵帳北
徙趙全走匿墩上麻祿督兵掘墩幾墮矣會俺答
兵大至乃引退自馨僅而得免擒其弟自橋及其
母胡氏以歸獲牛馬橐駝無算兵還渡黑河爲追
騎所及且戰且却還與大營合鹵衆乃馳去諸軍
遂以翼日入邊往返凡五日捷聞帝大喜漢等陞
職文進廕一子國子生賚以金幣遂進副都御史
總督宣大山西軍務益自奮發上書願乘春夏北
馬羸弱揚兵搗巢誦勅三鎮撫臣合兵共擊使腹
背受敵且欲復車戰之制徵善馳射之士遞相教

練又欲修宣府北垣以爲外護繕南山墩戍以爲內防其言甚偉兵部以搃巢未宜輕言南山陵寢所在宜慎重而劉漢又以六月出塞敗於黑河而還巡按御史董學因論文進不能節制帝以秋防無問逾年卒於官詔錄其邊功賜祭葬

王節婦傳

龔懋熙 節婦

孺人田氏綦江人名族田公種玉之女渝秀士王君英之妻茂才王君封廣之母也孺人生而德性端淑善事其親聞於閭里巴渝王太翁爲其子往

聘焉會賊陷渝大亂沸起太翁獨得挈家過綦水與田太翁安行以入夜郟孺人尋歸王氏蓋亦天相其合焉孺人既歸移其事父母者以事舅姑無幾微少閒相夫子昧旦交勗夫子承家學專治六經外一無所關其心他督僕賃耕工紡績灌園圃以奉甘旨資旅食胥孺人是作是勤至招延友好爲夫子敬業之助庭羞充斥無匱容雅有陶母遺風噫此平世里居之所難而羈旅異鄉閱數載如一日以言婦德專一靡他固已見於是哉迄亂平

王太翁攜家還渝隱於鄉方與父老剪榛萊服先
疇而秀士忽以應試得疾輿歸卒時孺人年若干
子封廣甫五歲次封遠二歲女二長七歲幼者尙
在遺腹孺人誓不獨生必欲殉秀士以同穴以舅
姑刻事防護乃獲免顧舅姑之痛其子也亦淚盡
以血柩然骨立矣孺人悚然念曰吾死舅姑何以
托膝下呱呱者曷以有立乃剪髮自誓足不窺扃
而耕稼織紵之勞賓筵井臼之務視夫子在日盡
瘁彌有加也噫此又平世里居之所難而鄉井初

闕等於草昧孺人脊脊朝暮不以爲卹而艱難卒
罔不濟此其才節兼擅亦若有以相之而然耶孺
人性淡泊寡服御至其養舅姑佐羞膳無闕終舅
姑之喪治事盡誠無毫髮憾訓子有方兼舉嚴父
之道既就外傳早夜在庭諄諄以希賢爲期婚嫁
必擇對必謹禮視舅姑之姻族及處隣里媿睦無
閒言若孺人者可謂備德矣天祚有德自然之徵
也長君封廣體慈教砥行積學出補弟子員已爲
蜀知名士顯揚不俟他日其食報繩繩詎有量哉

王貞女傳

四川學使 廖廣謨 虞箴 華亭

女子未結褵而執婦道以事舅姑禮乎曰非禮也
 女子合卺後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笄棗栗段
 脩以見贊禮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未成婦
 而執婦道非禮也然則曷為乎傳之曰先王之制
 禮也緣人情而起情出乎正能直行其心之所是
 權而歸之以經此蓋深得乎禮之旨也是則可傳
 也巴郡王貞姑父孝廉咸宜貞女生而淑慎不苟
 言笑事父母以孝處兄弟姊妹閒婉婉和順以故
 親族里黨咸敬慕之孝廉與郡學博曾君友善聞
 女賢因為子王求婚於孝廉孝廉亦早器曾子個
 儻聰慧遂許焉既而孝廉司鐸綿州挈家之任曾
 君復為其子行納幣請期禮將御輪而曾子先兩
 月病卒訃至綿孝廉素知女性貞烈祕不與聞未
 幾左右稍稍洩其語貞女一慟幾絕即棄鉛華紈
 綺之飾水漿不入口者數日一日謂父母曰兒聞
 女子從一而終父母既以見許字會門則生死以
 之兒請終身稱未亡人以事舅姑可乎父母以會

子未成同牢勸慰再三女曰兒知舅姑止此一子不幸早折兒不爲守以待繼嗣是斬其後矣兒願以婦代子是會門無子而有子也父母心雖不忍而重違其義且知其志不可移強應之因達書於翁姑且悲且喜以貞女青年故復書辭謝貞女聞之悒鬱不釋厥後孝廉以母喪扶柩歸里貞女力懇父母必欲歸會門父母涕泣允之往送之門於時婿歿已四年矣貞女先服衰拜哭婿靈畢次更色衣謁舅姑執婦道遂朝夕侍奉巾櫛不去嗚呼若貞女者可謂能直行心之所是而出乎情之正者已且夫貞女所爲亦極難矣不但殉夫之志可貫金石卽其存亡繼絕之義有學士文人所不能爲者而貞女能爲之旨哉先儒有云天地正大之氣隨物賦予故松柏鴻鴈猶完貞介况含靈翕粹爲人者哉何世之鬚眉丈夫朝於秦暮於楚鮮不以死生盛衰易其心聞貞女之風夫亦可以少沮矣則自有貞女非獨閨閣之砥柱直可借之以磨士林之鈍也與

孝女傳

四川學使宋在詩安邑人

孝女姓羅氏四川巴縣人小字孝姑生十餘日父歿稍長語及其父卽涕泣值歲時祭享或覩父手澤輒悲痛不自勝兄醇仁守仁相繼出就外傳孝女左右孀母順志承顏曲盡其道日夜勤女紅佐甘旨兩兄亦頗賴其力得潛心舉子業倏一日隣火起逼近母室倉猝閒母未及出孝女呼號趨入扶母屋梁墜折舉家大驚母女俱無恙如有護之者母抱疾七年時止時作孝女侍疾衣不解帶以

爲常最後母患暑病甚孝女憂瘁至嘔血焚香籲天願以身代夜深剖左股創五寸餘絕而復甦和藥以進母疾得少差旣而復劇醫藥罔效惓惓以孝女未字爲念孝女泣曰母勿慮兒兒亦將侍母地下也及母歿兩兄曲諭以愚孝不足訓且命一老婢同起居防之甚密月餘孝女哭少止問家事如常防之者稍稍疎孝女遂出不意自經母柩前未逾刻家人覺之急解視見孝女足履地手扶靈几宛然平日侍立狀顏色如生體尙溫然卒不可

救孝女生有賢德聰穎淑慎言動皆中節母鍾愛之擇壻特嚴故年十有八尙未許字云

張母涂氏傳

周開豐

儒士張瓊巴縣南城坪人也家世淳樸務本力農至瓊向學未就妻涂氏同里人年十五來歸琴瑟相和瓊二十忽邁危疾氏潛刺股雜藥以進顧創甚瓊覺而哀之終不起氏欲以死殉復自念有身冀生子爲夫後况姑老叔幼皆於未亡人是賴徒死非夫願也於是喪葬畢卽操作家務越四月舉

一子卽鳴鴻也內外親黨皆幸瓊有後而忘乎氏之艱難苦辛自茲始矣晝鉏宵績上奉姑歡姑不覺子之亡下撫稚叔叔以嫂爲兄而呱呱鳴鴻亦漸看行步當是時氏徘徊俯仰自喜仍自傷蓋不知淚之何時枯也叔長而受室得一子鳴遠叔亦旋夭其妻改適氏又取姪而撫之自瓊死後凡二十年而始卒而此二十年中教二子讀書明禮義次第婚娶共甘苦如一日也旣以家計艱窘二子乃廢業習會計然後得免饑凍焉而氏亦已老矣

鳴鴻賦性孝事母能體其志與鳴遠同居內外無
 違言故氏顧之而心怡食息康強今逾古稀鳴鴻
 亦置身國學鄉黨咸樂其里之有是美也乾隆七
 年公舉於有司至十年奉

聖恩旌表如例鳴鴻乃竭力建坊於南坪之衢嗟乎守
 節婦職也所難者上事下畜日月悠長艱苦勞瘁
 卒底於有成耳氏能思大義忍一死於溝瀆之經
 而代夫事母撫遺腹孤且并夫弟成立亦有後以
 至於今駸駸有起色是以一嫠婦而兼兩男子事

其難視彼嬰曰殆過之矣上沐

皇仁休稱遠播百世弗湮亦可以酬其生平勞瘁也哉

勅授徵仕郎冕寧教諭前巴縣訓導張介眉傳

巴縣教諭李其椅鳳木通江

張公諱綸字介眉昭化人系出楚之麻城先世代
 有顯人洎明天啟朝仕國公典郡龍安有惠政卒
 於官郡人祀之未幾蜀亂嗣君萬鐘謀歸未得因
 卜築平武後遷昭化遂世居焉萬鐘生節節生俸
 選成諸生智畧過人嘗為邑經紀逋賦邑人賴以

巴縣志 卷十三
安堵俸選生玉美善屬文選博士慨然有用世之志惜年及仕而卒生二子公其長也公生而穎異頭角嶄然年十四丁父艱克自振立弱冠成廩膳生操觚弄槩名噪詞壇雖邑中老宿每自謂弗及而性尤豪俠好義目擊不平輒爲人出死力如疾在身必脫乃已邑嘗苦黑丁之弊先是民避徭役竄名大戶下名曰黑丁久之產遂没入大戶窮簷吞聲飲泣公請於官皆得復業弊遂除又議加徵公力陳民貧土瘠如鄭俠圖狀當事者納其言額如舊其爲民請命類如此中年成貢士移館龍安龍安仕國公舊治也父老聞公至恨得見晚相與握公手謁名宦祠道曩時治郡事津津不厭且戒其子弟從公遊如白經何言王士玉皆出其門下乙卯司巴渝鐸課士有聲閒出其幹濟才修學宮賑饑民經畫周詳上官器之當是時有某姓者貧不能自存鬻其子公委曲調護贖歸某姓其子感憤自振卒成弟子員巴人嘖嘖頌公有隱德云公歷官十八年遷冕寧教諭高尙其志力請致仕買

宅於城內柴家巷年八十乃卒其志代簡廷於貴
論曰張氏之先有達人世次弗深攷及仕國公出
典大郡史亦闕其事不傳然能使百餘年後民見
其子孫慨然追慕其祖父而於當世何如也介眉
公以廣文起家訓諸子纍纍若若將有繼起之勢
非賢太守之能庇其後昆者與天之報施善人何
如哉世之修德者可以興矣

庭周旋廊廡者久之乃散既覺不知所謂及晨但
從疎櫺中窺見婦負嬰兒手持炷香自外至仰視
寢門未啟遂入厨中拾火出繞庭一周而去然特
亦不自以爲異也及聞剖肝事乃昌言語人曰孝
婦舉事是不偶然者是不偶然者此乾隆壬戌冬
仲十五日事也婦自幼誠慤知大義頗涉文史不
獨事二人之曲盡孝思凡一家尊卑老幼倘有疾
病輒如患在己身務見其愈乃釋平生如一日也
婦生於康熙甲午五月今年四十有六長齋奉佛

居恒無事則掃地焚香誦經不輟云

贊曰植嘗讀吳受茲先生湖州閔孝子剖心愈父傳輒驚異之以爲是受茲殆病世道之衰而不惜甚言之以誘彼不孝者之衷不然心爲一身之主心傷鮮有不死者胡閔氏子雖病而復全也及康熙中吾郡屬永川縣有孝子李起祥割肝愈父事學使廬江宋公召見之其人年二十餘恂恂瘦怯書生也面青黃無血色試以文尙未大通乃旌以弟子員隨給衣頂此蓋植親屬耳目者則閔孝子

事毋乃類是而其妻誤認爲心乎嗣此亦聞他處閒有是事其見於紀載者亦往往不乏今則親見我表嫂張玉英氏則信乎誠孝格天天不於是人佑相之而顧怨於不孝者有是理乎雖功令不旌而其一片愚誠可以感天地動鬼神維風化振末俗其所關甚大視不愚者霄壤矣安得以愚忽之况婦人而爲此自其天性之眞有不如是而不安者其意又豈望當世之旌也乎嗟乎閔孝子李起祥皆農家者流也

驚異之以爲受茲殆病世道之衰而不惜甚言之
以誘彼不孝者之衷不然心爲人一身之主心傷
鮮有不死者胡閔氏子雖病而復全也及康熙季
年吾郡屬邑永川有李起祥割肝愈父事學使隋
公人鵬召見之年二十餘恂恂瘦怯書生也面青
黃無血色試以文尚未大通乃旌以弟子負隨給
衣頂此蓋吾郡親屬耳目者則閔孝子事母乃類
是而其妻悞認爲心乎嗣此亦嘗聞他處間有是
事其見於紀載者亦徃徃不乏而今則親見我表

嫂張王英氏則信乎誠孝格天天不於是人佑相
之而願恕於不孝者有是理乎雖

功令不旌而要彼一片愚誠可以感天地動鬼神維風
化振未俗其所關甚大視不愚者霄壤矣安得以
愚忽之况婦人而爲此自其天性之真有不如此
而不安者其意又豈望當世之旌也乎嗟乎閔孝
子李起祥皆農家者流也

